

戰前馬華文學史料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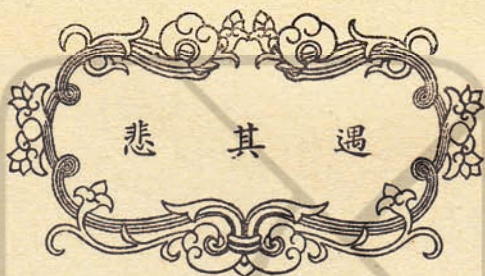
張金燕著

# 悲 其 過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戰前馬華文學史料叢書

李汝琳主編



悲 其 過

張金燕著

新加坡 青年書局 印行

# 目錄

婦女問題小說家張金燕	苗秀	一
馬華新文學擴展期的作者——張金燕	方修	一〇
三姨		一二
七頁半的孤雁雜記		二四
曲路頭		四五
悲其遇		五四
亞鳳的歪史		八九
泥河哀籟		一〇五
轉朝		一二二
絕路		一二九
後記		一三八

## 婦女問題小說家張金燕

苗秀

「荒島」這個早期馬華文藝刊物的四位主幹人，黃振彝，張金燕，LS女士，化夷（法雨），除了黃振彝，他只寫些雜感短評；其他三個都有小說創作在「荒島」上發表，尤其是張金燕寫得最勤，幾乎是專門注意創作短篇的作者。

就作風而論，張金燕是近於另一個同時期的馬華小說作家吳仲青的，也是個寫實主義派的小說家。他在「荒島」發表的短篇前後不下二十餘篇，幾乎每期都有他的創作，在短短的兩年多的時間，有如此豐富的產量，可得謂相當多產了。這些作品，大部份都有着相同的一個主題：它們都是闡明着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會里的婦女底慘淡的命運。張金燕筆下這些婦女形象分爲兩大組。第一組是那些不曾受教育的舊式婦女，像「三姨」里那個妓女阿蘭，她自幼給後父姦污了便賣給到花街里操皮肉生涯，她雖有意從良，無奈所遇非人，最後惟有遁入空門，進了壽山的蓮花觀「帶髮修行」，向宗教尋求心靈上

慰藉去了。像短篇「曲路頭」所寫的那個山芭姑娘阿嬌，她雖然不至淪落爲妓，但命運也不會更好些。她爲了照顧窮苦的老父；情願犧牲自己，不去嫁人。讓生命暗暗憔悴萎謝。短篇「阿鳳的歪史」的女主角阿鳳原是當年花街里「大名頂頂身價千金」的紅極一時的妓女，但是到了年老色衰，只好留落街頭當小販。她爲了生活，跟一個一個的男人同居，男人死了連棺木也買不起。

第二組是進過新式學堂受過「五四」新文化洗禮的所謂新女性，她們反對買賣式婚姻，要求戀愛自由，「文明結婚」。

但是她們的理想一經碰到現實便馬上破滅了。像短篇「悲其遇」中的那個陳慧蓮，因爲誤解自由，過着浪漫生活，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以至悒鬱而死。「泥河哀籟」的女主角那個徐麗麗，她的丈夫有了新歡，在她懷孕期間把她拋棄了，她遭此打擊，變得神經失常了。她痛恨男子。她說：「我生了兩個孩子，都是男性。我極不願生男孩，我恨男子……：……他們是冤孽，牽累我——男子總是累我。」「悲其遇」，「泥河哀籟」兩篇所寫的女性，命運一樣悲慘可憫，她們全是弱者，給男性蹂躪。另外一個短篇「七頁半孤雁雜記」的女主人翁瓊姊，她比較堅強些，她一發覺自己的婚姻並不帶來幸福，

便拋棄丈夫出走了。這個廿世紀的娜拉走出家庭以後怎樣，作者沒有交代，但在經濟權操在男性手裏的社會，想來她不會有多大出路吧。作者是用充滿着同情的筆觸繪出這一系列的女性羣像的，他同情她們的遭遇；他憐憫她們，但同時又對她們的懦弱表示不滿。「三姨」篇末有這樣一段對白：——

「阿平，你用腦想一下，倘若你遭遇三姨這樣的身世，你怎樣處置呢？」

「仍然活下去。」我答。

「怎樣活下去呵？」

「跑出世界再奮鬥。」

——「荒島」第五期。

在「七頁半孤雁雜記」里，作者借那個懺悔的丈夫的嘴巴，鼓舞那個毅然出走的妻子——

「不，不，現在的人們，我何畏之有。他們是漿糊里掙扎的蒼蠅。唉！我從前何嘗不是一隻糊里的犧牲者呢？我翱翔了，翱翔了。瓊姊，你也要像我的翱翔，翱翔吧！」

（「荒島」第十三期）

不幸，正如我在上面指出過，這個現代的娜拉其實是不會飛得很遠的。

「荒島」是早期馬華文藝運動首先有意識地提倡「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藝里去」，（引自「荒島」一週年紀念號）的第三期的「餘聲」說：「有人說：『荒島』的文字有了『馬來化』，又有人說：『島荒』的文字有多少粵俗語，那或者就是伊的特色可未定。」這特色在張金燕的作品尤其顯著。值得指出的，張金燕是初期馬華文藝界由本地土壤培養起來的少數作家之一，他曾自述道：「我是本地薑，從未受過北風的。」（引自「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島」一文）這是雖能可貴的，祇要想一想，一路來馬華文藝的寫作人，絕大多數都像季候鳥一般，他們不過把馬來亞當作暫時棲身之所，風波過去以後，他們又紛紛回去了。是以他們的心是向着祖國，而體現在作品里的思想感情，必然屬於僑民的思想感情的。因爲是在熱帶的土地長大起來的張金燕非常熟識殖民地的社會生活，因而他的小說創作洋溢着本地的生活氣息。他底短篇有着如下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每篇小說都有明確的主題，是有所爲而發的。

（二）注意佈局，懂得創造氛圍，加強作品的感染力。

(三) 他是最初嘗試大量運用大眾口語於創作的小說家，並且在這方面獲得一定成功。

張金燕的短篇，寫得最成功的，是「阿鳳的歪史」。這個短篇描寫一個過去紅得發紫的姨子的潦倒生涯，跟她同居的高佬三死去了，她窮得連棺材都買不起，只好央了棺材九的老婆做線，再嫁給煙屎八，得到十五元的禮金，扣了棺材錢，沒剩下半文。因此，當她聽到那個專門替人扯皮條的「大記」咖啡店頭家說有一條好路，她阿鳳禁不住又動心了——

阿大見了阿鳳拐來，就搖手打個暗號，叫她入店。

「有條好路。」

「什麼好路？」阿鳳問。

「是個工頭。」

「樹鞭廠的工頭。」

「那一個？」

「陳阿火。」

「我以為那一個，陳阿火。」

「你熟識他麼？」

「識。」

「沒有路了，沒有路了。」

「陳阿火想娶人麼？」阿鳳問。

「是，」阿大答。

「我想介紹他。但你對他說，我要他先給紅包，然後帶他去「相睇」的。」

「那是易事，不會像死鬼高佬無「腰骨」的。阿鳳，那一個？」

「我不說出來，你想一想吧。」

「那一個？我知道了。」

「阿大，你不要倒我「塔米」呀。」

在窮極無聊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婊子會緬懷自己舊日光榮來，以下這一段是關於阿鳳當年「繁華」的描寫。從這一節出色的文字，讀者可以想像三十多年前殖民地實行公娼時代的「盛況」——

「阿鳳，今年又是你頭標占了！」一個呂仙廟主事奉承的說。

「吉鳳樓的銀喬捐多少呀？」

「未捐。聽說二百左右。」

「她二百我二百五，她二百五我三百，一定要多過……」

「這樣不失大名鼎鼎身價千金的「阿姑」」。呂廟那班主事，誰都高讚不已她的身價。

紗燈輝煌，彩額成行，五光十色。行人如蝟來遊觀孟蘭勝會的慶典。問柳尋音的客，這正是揮金如糞的時機。在花街柳巷里來買露水情侶的歡笑，和在嫖星界里博一個潤綽的功名，及一個風流的美號。

「坐在關帝右首的是阿鳳嗎？」一個遊人問。

「不是，她那有那麼早「坐燈」」。一個答。

黃昏將過，瓊花樓的門前，遊人極之擁擠。遊觀者都是望着簷下懸着的羅縐的橫直彩標。

「你看五色縐紗彩門是那一個的。」

「你不知嗎？鳳姑的頭標彩門。」

「那個是？」

「這個。」

「不是，這個是三等老舉阿花。」

「你想飽眼福嗎？那個手腕戴上尺多長的金鉏，就是阿鳳。」

阿鳳穿着洗澡的「沙郎」，坐在門邊靜耳打聽外邊的男人談論她的聲價。

——「島荒」第廿四期。

這裡所引兩段文字，都達到相當的形象化，足見張金燕描寫手腕的一班。他也是初期馬華文藝的一個出色小說家，其成就絕不在吳仲青之下。是的，他也有他的缺點，好像文字有時顯得生硬，句法修辭常有不確當的地，就是他的毛病之一。不過，這是初期白話文學的寫作者的通病，不獨張金燕爲然，實則拓哥，鄭文通等人也犯着相同的毛病的。

從一九二九年起，「島荒」改在叻報出版，張金燕續寫了「轉朝」，「地獄」，「絕路」等幾個短篇。這個時候，鄭文通與依夫合辦，借南洋商報出版的「曼陀羅」半

月刊，已經問世，大力提倡新興文學；不久，叻報的文藝副刊「椰林」亦宣告革新，同聲響應，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時間，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左右了文壇。作爲一個小說家的張金燕，自然也受了這時代潮流的沖擊，這個時期他寫的小說，雖然爲數不多，但題材方面開始突破從前那窄小的範圍，不再局限於婦女及兩性問題了。像「轉朝」這一個短篇，寫A校的學生醞釀罷課，反對學校總理無理開除長的事件，這不僅揭露華僑教育的黑暗，也間接反映了時代的動蕩。「地獄」則描寫一羣革命工作者的面貌，而「絕路」則嘲諷革命營陣中一些投機份子。這些作品顯示作者已經跨過了家庭生活，兩性關係這個小圈子，而開始注意更廣闊的生活鬥爭了。因此作者的創作生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可惜「島荒」就在這個時候停刊了，張金燕也跟着攔筆，否則他的創作的生涯必然有更高的成就的。

一九三二年間，張金燕曾與吳漢輝，潘國章，張汝器，韓槐準等人創辦「常識小報」，在新加坡出版，但這是一種通俗性刊物，意在灌輸大衆以一般科學常識，與文藝無涉。張金燕是粵人，現仍健在，他的筆名有：撕獅，CC，子某，V，火星，精靈等。

（轉錄自苗秀著「馬華文學史話」）

## 馬華新文學擴展期的作者——張金燕

方修

張金燕，筆名撕獅，子某，CC，V等……：是「荒島」的基本作者中比較突出的一位。他擅於作雜文，作風渾厚壯濶，抨擊華人社會的腐舊思想，淋漓盡緻，鞭辟入裏。重要的作品有「南洋華僑的畛域毒」，「南洋華僑的祖家觀念」等篇。下錄是「南洋華僑的畛域毒」中的一小段，可以窺見他的文字風格的一班——

現在凡是有些思想的人，那個都明白結合團體的所以然，是爲着改良生活，不是爲着春秋二祭，送殯人多，棺材本，葬總墳而來的。可是南洋的華僑的會館，單門頭是爲着死的預備而設，這種怪之又怪的組織，在世界上是我族所獨有的爲死不爲生的團體制度。

自然有些也感覺着自身的古怪，他們於是多走一條路，就是開辦些專爲收容本鄉失學子弟的義學。哈哈！我們辦義學的目標和普及教育的方針，究竟單門頭爲着自己的鄉

里，抑是爲民族前途着想？若是爲民族前途計，爲甚非鄉里則學費加倍呢？更有非鄉里不收的義學章程？那就奇之又奇，亞奇老母生亞奇了。兄弟大膽地說，這些自己瓜分自己的會館，任它每天二十四時盡是國語科，對於畛域的毒蝕，也只有火上加油，不如不辦更爲妥當得多。甚麼原故？我們精密地觀察一下，他們的辦學，與門楣下掛長紅過中元，而升五色旗在屋頂那齣怪劇，有甚分別呢？

撕獅是金燕最常用的筆名，有時也寫斯師，他除了寫雜文外，也創作了不少小說，如「悲其遇」，「七頁半的孤雁雜記」，「轉朝」等。「轉朝」一篇，是他後期在附刊於叻報的「荒島」上發表的作品，思想內容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轉錄自方修著「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第五章：馬華新文學擴展期的作者與作品——第二節。）

### 三 姨

#### (一)

母親自從父亡那年，就開始食長齋，現在看來她心身比從前的安康得多。由此而觀，食長齋戒絕肉食，實在是延年益壽的一條好方子。若說藉此來取悅神佛，希求他們幫助自己精神力量的不足，未免太過於迷信，不合潮流了。事實像母親那樣上了年紀的婦女，這還有莫大的支配力。

母親常常對我們兄弟說，她吃長齋無非是：（一）爲着多愁多病的身體，恐怕父亡後無力量養育兒女。（二）爲着我們的前程計。（三）預備來生得到善報。

上面那條方子，必然受多麼的非議，但在古舊的有家庭縛束的婦女之人——特別是新亡了丈夫的寡婦——是唯一救苦救難的善法。

母親本是個庸俗的女子，所以在父初亡的時候，她不知怎樣的安排過日，因為子嫩女幼；亡父半分文也沒有遺下，前途於是渺渺茫茫。那時幸得三姨——那個壽山蓮花觀的主持——指示那條古舊的路——食長齋——母親就在佛爺面前誠心許下這個願。她自己是覺得從此以後有佛爺依賴；於是無論多麼的惡運來襲，或處在極苦難的時候，都能處之泰然。年月無情過去了，現在她還依着這條老徑打發她有限的時日呢。

可惜我是變了一個異教徒了。

(一)

壽山的蓮花觀，母親視它是她生活力的源泉，每到心事不暢快的時候，她必定帶我去求懺來慰藉；不然，她會終夜失眠了。所以我常常陪母親到那裏去，有時還在道觀裏的道牀下榻宿夜呢。

三姨，每睹我們母子，無論相隔多少日子，就是隔一兩天，她皆是用柔言細語問候母親。最慣的話，就是說：「阿平，高了些了，肥了些了。」

「不見他高，肥些罷了。」這也是母親慣用的回答；她們的笑聲又必然地跟着而

發。

爲甚麼每回一見面都要把我當着話柄，我實在不明白，這些話却刺激我的心，因爲街頭巷尾的頑伴都譏諷我是個「三寸釘」，「馬拉雞」。但是三姨偏偏把我戲弄，因此每逢她說「肥高」的話，我就轉背到道觀的後邊去。

「阿平，你又去攀「水翁樹」啦！回去我必定打你……」母親又必定生氣地責罵我。

「無妨的，這是小孩子的天性，應當放活潑些才好，那「白水翁樹」也不甚高的。」三姨又定然用這樣的話吐來排解母親，跟着常常囑咐阿雲——她的首徒——小心侍候我。

阿雲是很漂亮的一個道姑，聽說她看破男子的心肝，立志入道，故特意來投三姨的道觀的。

有一次，母親受伯婆的無事生非的冤枉，終夜的啼哭；到了第二朝，老早同我去求懺。（事情發生是這樣：後街那間造木泥水店的店東，那個出名的「鹹濕樹頭」祥記，他承得包工包料來修改我們所居住那排舊馬房爲住宅；於是他趁此機會常常和母親會

面，而致伯婆生疑。）

那時我怎樣會體會母體內心的痛苦。自然，到了道觀，就跑去摘「水翁」，那知這這朝祇見油葉青青，菓兒半個都沒有，於是喪氣地轉回觀厨，尋阿雲找些果餅來飽肚。

「阿平；你靜坐一刻，不要嘈吵，等我炒些米粉給你吃。」阿雲安置我說。

我於是坐在神堂通過厨房的門邊，不一時，母親求懺「析析」的聲傳入我的耳鼓，繼後聽聞她叫三姨詳懺。

「孀寡莫恃貌如花，骨肉拋棄適他家。」

「甲子狀元誰家子？馬前覆水恨錯差！」

「甚麼樣的古人呀？」母親追問。

「周氏反嫁！」三姨冷靜地答。

「周氏反嫁！」母親的問話是帶着哭聲的。

「是，下下懺，守舊好過更新。詩曰：——

「雖是斷腸，不要心忙。

若然忍耐，必定吉祥！」

祇聽着母親的哭聲。三姨因有事上山，往男道觀去。最後她用甚麼話來安慰她，我完全不知道了。

過了幾天，不知甚麼的因緣，那條神幟遺落地板上；我於是拾起來看，它原是上上的幟，古人是：——「伍子吹簫」呀！

(三)

許多年來，我對壽山的蓮花觀，再沒有問津，它的景物現在還有些印象在我的濁腦裏。

回憶起某年，觀音認（觀音不是蓮花觀主要的祖師，不過由佛爺裏拉過來的。它主要的祖師是呂洞賓）的次晨，我格外早起，跑出觀門；那時觀前的玫瑰有些苞兒還未開放，遠方的天海艷紅一片；太陽剛剛冒起頭來，很快變成火紅一團站在水平線上。觀兩旁的白嬋，朵朵都鑲着閃閃的露珠。

處處都鳥聲啾啾。

那知一陣晨風括來，把白嬋上美麗的露珠全掃下地來。蕭蕭的椰葉也將昨晚留下的露水滴滴的灑下來。隨着那無情的晨風，起了一陣一陣的幽香撲面；我很想明白這香味從何方來，於是跑進觀裏去問三姨，她不耐煩帶我出來指示我說：「這是檳榔花混着寄生在椰樹的「柯吉」的香氣。」

「那些「柯吉」花在什麼地方呢？」我問。

她於是指着椰樹身上那些蛾形的白花說：「那些白花兒就是「柯吉」。它們的香氣同檳榔花的香氣，祇在太陽初出時才發出香味的，到了太陽一出來，花兒便謝的謝，香氣便散的散了！」她說完似乎幽幽的嘆了一下，我瞪着眼睛望着她。

「姪兒，倘若你在我處多住，朝朝都有種種的幽香來襲你……：……可惜眨眼就過去了……：……。」

#### (四)

唉！時光過得其快，轉眼又過幾個春秋；去年冬季的初旬，因H埠大罷工，不得不匆忙返家。多年在外的飄泊，一旦母子相叙，家庭的樂趣，真難描寫出來的。

一晚夜靜，母親重提往年的苦辛，目的是警惕我，叫我珍重前途。末了母親說：「雖是多年的勞碌，現在仍不能儲多天的糧，但身運無甚阻碍，却算上天的庇祐了。」

她的說話不由觸起我幼時至寶貴的良辰，就是在壽山蓮花觀前睹日出的朝景，那無憂無慮的朝早，嗅着寄生在椰樹的「柯吉」花香的朝早。

「媽媽！三姨現在好吧？」我無意中發問。

媽媽聽了我的問話，眼眶跟住紅起來。「三姨早死了！」她答。

「真是可惜，她是人人的奶娘。」母親一面說一面由眼眶滴下兩點淚來。「你父亡的初時，若是不得她來慰藉我，我早改節了。」她的眼淚湛湛的流。

「媽媽，不必悲傷，已往的事又何必重提呢。」

「阿平，我已往的悲苦，想來值得一哭，但總不及三姨的身世的悲慘；現在我不單爲自己的往事悲傷，也爲三姨的亡魂感到難過。……」

三姨的身世我也早知道些，她是被環境征服的一員俘虜，但到底不甚明瞭有怎樣的可悲可泣可嘆的身世。只記得在幼時曾聽說過，她度過長期娼妓的生活，後來又做過一

個歐洲人的外室，那歐洲人待她不差，但不久他因戰事——第一次世界大戰——回國，留下多少的贍養費給她。那知一去無信音——不知她甚麼心境的變遷——聽說，她起初是想入天主教的尼院，末後投入蓮花觀；又聽說她給了五百元的保證金，然後那道觀方肯收留她；經過多年捱盡辛苦，才昇爲主持。

『媽媽，究竟三姨的身世怎樣的悲慘呢？我從來沒聽您說過的。』

### (五)

母親遂把三姨的身世敘述出來：——

『阿蘭就是三姨幼時的名字，十三歲時她的寡母再嫁，她自然跟隨她去。她原是有兩個大姊的，可是早給那個嗜賭的亡父賣掉。那時她天天都來你的外祖父的家頑耍，她每見着我姊姊多人，眼淚無不橫流。』

『她的繼父是隻鴉片烟精，靠了多少的積蓄在街頭開間鴉片烟館，是個極奸險的人。』

『好快過了兩年，阿蘭的母親就一命嗚呼。你想一個十五歲的弱女，並且不貌醜，』

就算聯合附近幾條街的大姐們，都沒有她那樣清秀的面孔，和一隻烟精同居，你說危險不危險呢？

「離她母親死不滿三個月，那隻烟精竟把她姦污了！」

「媽媽！那時有「三大人」……」

「獸仔！山高皇帝遠，海濶蛋家強，「三大人」有甚麼用？——阿蘭從此後不踏出大門一步，——五個月後，街坊傳說她有了孕——後來人家對我說：「她暗中買藥把胎落了。」

「落胎事件發生後，那隻烟精怒火冲天，知道阿蘭的心意不屬他，於是要將她出賣。」

「唉！自此以後阿蘭和我相隔十多年，然後再見面——那年她被賣的時候我才十二歲。」

「媽媽，你怎樣和她相逢呢？」我問。

「就是古語有話，「山水有相逢」啦。我同阿蘭分手前後足足十八年，然後相會。在你父親死的時候前三年呀！」

「一天，二家姐對我說：『你記得起阿蘭嗎？』」

「阿蘭！從前街頭鴉片烟館那個阿蘭。」

「是！」

「你何處看見她呢？」

「蓮花觀。」

「你去拜神遇着她麼？」

「是，現在她帶髮修行了。」

「帶髮修行！」

「已經年多了！」你的二姨媽回答我。

「第二天，我就和二姨媽去看她。阿蘭的做女名不用了，人人都稱她做「三姨。」我們也叫她「三姨。」她年青的清秀的面孔，那時依然一樣的，所以不同的是十八年後她所穿的衣著和從前所穿的不同。從前她所穿的和我們現在一樣，大襟衫褲，那時她所穿的是「新埠」的「峇峇養惹」裝。——自然，我們相會後，遂把各人從前所閱歷的事舒暢地細說一番。於是知道她被她的繼父賣入「新埠」做娼妓，足足過了五年皮肉的

生涯，後隨一個殷商上岸。那個男子的正室在知不知之間，理不理之間；三姨於是在這樣大婆的態度下，安穩渡過三年無風無波的生活。

『到了第四年那大婆因病回唐山去，而久在冷宮那個二奶，於是秉持家政，她數年的怨憤屈氣就不得不向三姨儘情的發洩，因三姨是在各妾侍中最得寵的一個。』

『她本來最能忍受得災磨的，可是那個二奶千端百計折磨她，她勉強又挨過兩年。到底在這樣的婦女的妒火下來生活，苟且偷安終不是策的。最後三姨立意再拿她的皮肉來供糊口，但那殷商要求她不可在「新埠」露面來壞他的名譽。如是，三姨不得不跑回來的。』

『那時她和幾個同行的女伴，遂合份在本埠山吧租間洋樓來迎新送舊——因她們是曉說些紅毛話的，所以她們的客是上等的白種人的，——三姨，那時都學曉些番話了。』

『大概年餘後，三姨又得一個紅毛大班的喜悅，收爲外室。他是個鰥夫。這樣過了兩年，紅毛祖家打起仗來，那大班要回國打仗。臨離開的時候，他放下好幾千銀做贍養費；他又叫三姨忍耐等候我回來，並說每月由祖家寄錢給她——可是，那知在半路，他所搭的祖家船給德國打沉了，那個紅毛大班也沉下海去了。』

「阿平！你用腦想下，倘若你遭着三姨這樣的身世，你怎樣處置呢？」

「仍然活下去！」我答。

「怎樣活下去呢？」

「跑出世界再奮鬥！」

「奮鬥！在男子方面倒容易說，但在我們女子方面，除非出賣皮肉拿甚麼來奮鬥呢？——至高的法門就是看破紅塵去修行呵！」

「三姨就是基於這種至高的解說來超脫她的凡屍啦！」

「這樣，未免太消極和懦弱些……」

母親默默無言，想她近年來早受了三姨的感化了。不然，怎會說出那樣的超世的話來。

## 七頁半的孤雁雜記

### 發端

星期日炎暑，耐不住陋室蒸熱，獨步附近水塘乘涼。適至F園堡紅花籬下，發現一堆舊書和紙碎，狼籍溝邊。我早自責爲甚忘記帶卷書來消受乘涼的孤寂，今見了溝邊的書堆，喜忭過甚，像拾着意外的財帛。

甚可惜十多冊的舊書，都蛀得不成樣子。末後在紙碎裏發現一本草紙釘成的冊子，雖不免蠹患；而依稀可讀，冊面寫着「孤雁雜記」。好奇心戰勝了私窺人家秘密的非法行徑，於是把它塞進袋裏去。

在關着的鐵閘，瞧見園堡的綠窗和金字朱漆大門都緊緊閉着。紅石子道旁的小草狼狽參差，堡前月形基堤上的盆兒荒茜亂生，蘭謝菊殘，玫瑰也生白蚜——淡然不少淒涼

的景色。

榕蔭下，我臥倚斜坡，靠着靜寞寞的塘水，於是拿那雜記來消永晝。

它雖然寫得無條理，連時日也不記載，但叙得情真悲切，事實未流入俗套。而作者的遭遇值得我們流兩滴同情的淚。但最可惜只得七頁半，未能窺全豹。無爲的我，有時都被所寫的字串牽去，在所素描的情場做一個配角。所以相信有發表的小小價值！

現在把它按頁分叙……

## 第一頁

噫！思往事淚雙行……昨日她竟隨她的戀人去……幸福之塔從此倒塌……遺下之書——

金錢是萬惡之源，今日我才知道——可是遲呀！我靠你凱歌三月，以爲你的魔力可延長永久，誰知今日反增我不少的懊悔，建不起已倒之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繆矣。

前月母親特由I埠出來，詢問我之新婦未嫁時的歷史，是否如姑母所說的醜陋。已

往的事何必重提呢？我總不答她半句。她還要責我何以娶她，豈真三千世界裏除了她以外沒有個合我心？

天乎！我今自懺，萬事都由我起，我實污了她的清白。

愛情，甚麼的愛情？我從未在你們中尋索，其中的秘奧真銓，致有今日取笑他人。母親，您本着舊式的母愛來責罰我，未免明日黃花。唉！不必說，我知您得了心頭之願，而我心內的疼痛，您又怎能分薄些呢？我要怨咒，怨咒。

可憐我呵！可憐我呵！一條鰥魚在茫茫無涯的洋海再來找偶，或者找着——唉！恐怕難再得如她的那樣沉魚落雁之容，我又怎樣呢？

我的慾望太強，又太追求生理的快樂，竟忘了……竟忘了……竟忘了呵！

方才無神無緒拿起粵謳來解悶，唱到「秋水遠連天上月，團圓偏照別人身」的粗淺不入詩囊的詞句，惹起強橫獸性的醋味，無明的火燒達腦蓋，於是把那粵謳拋出窗外，狂叫道：『報復！報復！報復！』

撒但！我幾乎中了你嘴邊的邪笑！報復！你是天方夜談的酋長，把戀人獨佔和把女子當奴隸。我何須做他們已往的殘酷，苛虐的火燄。我生性何嘗懦弱，又何嘗甘心給敵

人以冷眼。

我豈不在情場得意時，曾誇言傲語過，而且在她和許多人的跟前也吐過，甚麼現代人生極大的價值，慘呵！無上的代價……還多麼信口的誑言和不慚的詞吐——永遠的勝利，就是能夠犧牲自己的愛人，像唐虞的禪位。唉！何其鋒利直刺情敵的妒心，他們垂頭喪氣無聲無息的屈服，任我來揶揄。

唉！現在，現在，可怕的現在，莫非就要學犬狗那樣的底劣，硬吞回自己彈出的音調嗎？

不願……不願……

## 第二頁

我擬把一生情場的遭遇重行記述，蒐集成冊，無非是遺留老年時來記念；那時必然是白髮鬢鬢，曲曲的腰，拐拐的步踏；當夕陽西墜，紅霞畫畫，歸鳥啁啾；又當微浪舞搖，椰葉幢幢，指甲稍颺；這樣可憶可嗟可歌，可嘆的黃昏。唉！晝盡晚來的黃昏，攜着蒐集的冊子，呵！是！携着它們，拐步徘徊閃亮的沙灘上，那時携着她爽步的徘徊閃

亮的沙灘上。她的玉手，筍兒般尖的微溫的雪手，也勁勁的携着，握着在掌裏的呀！

有時坐在海角望着天涯，揭開那些冊子，當漁燈還亮，啓明閃閃，燐火仍燦燦浮蕩浪間；隔天黃昏的雲彩，反射湊成這邊晨曦絢爛的曙光，巍然的椰株靜靜地停搖，柔軟的綠葉片片都緣着曙光的紫芒。唉！這豈不是仙境嗎？沉睡將醒的宇宙，經緯着曙光輕妙芒線裏，我獨自一個沉迷的閱讀，她，她必然從字句裏躍跳出來，在華彩的光下披着羽衣作宮妃的舞呵！就是她不會變化成洛姬那樣，她的肖面豐腮又必然在我肩旁頰邊偎着；那時鬢鬢的髮，腰背曲曲地，步踏的拐拐；那可厭的影像，又，又必，必變化，變化，變化……

上段的蜃樓，是上午寫的。早時趣意地弄筆，沒後痛憤難堪，投筆要把它撕去，剛剛動手之際，姑母愴惶地搶入，極怒氣地口顫着的說。

「阿錢！阿錢！……真是假的……阿錢？」

我已知她的來意，裝着鎮定截斷她的話說：「姑母，甚麼的意外，怒氣如斯呢？」

「你！你！你個糊塗虫！那個潑婦！我早料着凶多吉少……」

「姑母，坐下慢慢地說，不要出言就罵……」

「你！你！唉！不應怪你，都是那個潑婦腰肢淫蕩，年輕的容易上她的當。」  
姑母烏鴉般嘴，使我腦筋暈亂，祇任她喊跳。

「阿錢……那件事，你總不答……」

「那裏聽來的？」

「街頭巷尾，那個不知！」

「你只會聽閒人的讒言。」

「唉！你真是糊塗虫，甚麼都是遮掩她。不是這樣放縱，她那有今日……」

「今日甚麼的事？」

「唉！阿錢，你還裝作不知，她跟漢子去了！」

「姑母！勿胡說！」

「胡說！壞了我家的門風！還不捉她回來，依家法治她！」

「說甚麼家法，大嫂往母家住幾日，您們就大驚小怪起來。」

「往母家去。唉，真是綱常沒了，禮教淪沉。……你真是糊塗虫！糊塗虫……」

### 第三頁

糊塗虫，唉！姑母！這是石器時代遺傳的陳咒，您何若拿來詛罵我呢？姑母，我覺得您是那五百萬年前的時代，被男權催眠了餘剩的僵屍。怪不得如狼似虎地逞您的深潛難拔的老腐爪牙，「家法」，來發起我的夫權，把她捉回來，任您們的禮教，綱常來宰割……糊塗虫，我實不能自辯自護呀！我是錢裏一條糊……混……虫……

倏忽三日過了，未蹈園門半步，因連日淫雨滂沱，汽車也壞了。友人親戚亦不見過訪，故她之踪跡，無從深知，如是——我心疼痛極了。

午後黃昏迫近，天空的雨條，忽然剪斷，西方現出淡銅的塊兒，五彩的虹橋也半截灰天。於我以為黃昏後可動身出外，往麗姑娘處，她最深交的女伴，探探她的行蹤。

那知晚飯後，討厭的簷雨又依然呼天叫地鼓擊芭蕉。蟲聲何其盡量地吶喊，疼痛的襟懷越加疼痛，於是覆在被帳內，想在夢鄉裏消除愁苦。那知反側輾轉，終不成眠，眼睜睜由紗帳望玻璃窗外的閃閃雨條，久之——朦朧地似乎在這些發亮的串雨間蕩漾許多過去情場勝利的圖畫——極樂寺的百步梯、避雨亭、鐘樓、鼓樓、水榭、荷池、荇花

的香房，還有許多的圖畫，圖畫，顯現雨光裏。

X

X

X

X

「馮君，你瞧水晶粒兒似的不絕的雨串，真像一張珍珠的網把鐘樓罩着。」

「呀！是啊！瓊姊，你的說話無不含詩味畫意的。外面的珠網不單罩着鐘樓，我們兩也罩着呢。」

微笑的她，趨緩腰肢的身兒，來就我伸出的擁抱，她細細地微笑朝着我呵。

X

X

X

X

密密的斜雨，吊在水樹的蘭花濕潤地淋漓，在驟閃的電鞭可瞧着荷朶瓣兒狼狽毀殘，下沉池去，毛葉裏的雨珠蕩得像萬馬奔騰……黑墨裏包圍雨彈的水樹，蠕動着我和她。

「我甚怕斜雨的。那些天邊的閃電，我更怕的。馮君，你看——毒蛇般的舌，豈不是像極妒忌地的舐着嗎？」

「是！十分的妒忌我的，靠近些我的身邊，貼着我的脅裏，我脫絨衫來遮你。」  
她的 Bobby Hair 的膏香，股股襲來的薰馨，我忍不住的情火，深深吻她亮滑圓圓

的掠着削鬢兒敲挫的頭。

紅綃燈光，椒房郁爽，莉花串串，網羅着香房；珠窗簾外，簸着塵雨，柔颺陣

陣……

肉色火燄裏，我雙手緊緊抱着她，穿着粉蝶雙雙紫縐睡衣的她，也用雙手緊緊圈着我的頭兒，她的嫩白延項，娥眉下的雙睛，櫻桃的小嘴；腮兒腮兒，我殷殷勤勤的吻，密密的吻。唉！何其濃美甜蜜的吻啊！

顛狂者，我委實是個顛狂者！唉！一個戰敗者有何勝利可記，一個戰敗者又何必戀棧不捨已往勝利的呆跡呢。我也要自己取笑自己啦。

也好！無妨留來玩玩罷。

#### 第四頁

母親想是未接到姑母的惡耗，致有今朝的來函，囑咐帶新婦回家與她同居；又說她

年紀老邁，好想得着媳婦侍奉早晚，免陷孤零。我回信答她說：「……本來早個月已回家侍奉慈顏，不過大嫂有些微恙，歸寧療養，故未能動身。下月初可與她……」唉！新婦何處？我還需盡可能瞞着母親呢？她得了這樁她們認爲不幸的奇辱，她的舊病，又必復發。唉！這樣，那樣都逞出不和諧的調子，叫我怎樣想呢？到底都是我底錯過。

新婦！新婦！我有什麼對你不起，爲甚麼不開心見誠對我言明呢？然後懷異心未爲遲呀！下月，下月我歸家時，携着誰的手去見母親呀？

唉！新婦，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我的淚珠兒洶湧的泗流，又有誰人來憐憫安慰我呢。

天乎！

恨極！華報社會欄的D君，他，我知是那個壞蛋，說甚麼：「二世先生的戀妻背夫私逃，自由戀愛的寶鑑呢。」他詆毀我多麼臭言爛語，不堪入耳的淫污性的說話，還說：「她非是個普通無教育的女子，一朵灌溉過新潮流的鮮花，不是殘花野卉的。若是她討厭那臭銅腥氣的二世祖，她可以隨時隨地離婚，何必無聲無息地的私逃呢？喂！真不出我所料，還說押帶……」

「哈！哈！黑幕重重疊疊，還說甚麼稀稀薄薄呢？……：……這段有怨的結合，當真孔方大哥都弄到不知所措麼？不信，不信，白髮齊眉的孩子也不信……：……總之，二世先生，是臭銅錢裏的跳虱，那配得說，卿卿我我的新文化嫁老婆觀呢。那方才說過大名鼎鼎那朵鮮花，現在那甘落後些，自然忍不住在今晚你，明晚我的公夫主義下。」

「哈哈！喂喂！多麼漂亮的男女新人們，這是你們的機會了。」

D君，你何其卑劣，不諒解人生裏的矛盾，倘若你不了了，獻醜不如藏拙。

最惡作劇的是當我和她結婚時在講台放了多麼比「封神」還謊誕，比「西遊」還無稽的大話的A。在我勝利焦點時，亂拍馬屁奉承我，隨後就在我跟前說：「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個，能享受自由的結合。組織新人的家庭。她是個極具有思想的女子，這是馮君，你，前生的注定，得着她做你一生的伴侶，你們是社會的明星與表徵……：……」我記不了他蝦蟆般亂鳴的厭語，現在他反轉槍頭來譏諷我。唉！可憐的蝦蟆們的A君，就是我費盡我的財產來買她一笑，與你何干呢？醋埕！些些一件金薄的舞衣拿來做攻擊我的笑柄，未免不倫呵！

唉！你們苛責我的說話，我亦知是我愛情熱度時盲目的作爲。我不應該咒詛其他的

人們，我應該自受，可惜你們是俗物，不知我自從她出走後，起了一種變化，內心的變化。

## 第五頁

昨日上午我決定主意往訪麗姑娘，她這個嚴守獨身主義的巾幗鬚眉。

我方踏進她的洋房花磚大廳，她的保姆，六姑就在鋪着亞拉伯花式美術圖案的毛毯的梯子踏下來，往常她見了我就「支支查查」開玩笑。昨日的神氣，完全變了，我心裏明曉她是姑母的秘密相知，自然受了姑母的傳染，同一鼻孔出氣的。我何必理會這些縹緲的女巫呢？於是我問她說：「麗姑娘在嗎？」

『在！她就下來！』她硬硬的答。她下了最低的梯級，仰起那副難看縐裂的面孔，眼光瞧也不瞧我一下，不住地把直直的黑膠綢新褲子的褲筒兒弄得「撕撕」響，掠過那雅靜的大廳……像死神的袍榻死的預告……簡直使我的耳膜發瘋……她於是從側門攝青鬼那樣的隱去。

我沒趣地坐在廳裏一張軟褥的沙發，連自己也不知多麼的久，麗姑娘方由前門同一

個男子回來。

「呀！馮君。」那男子的聲浪由廳門傳達來驚醒我的矇矓。

「呀！原來你，林君。」我站起來的說。

「馮君！甚麼多天，不來探問我呢？」穿極漂亮衣裝，蓬鬆髻髮的麗姑娘親熱和悅意的問。

我回答她多量的好話，並問林君何時由P埠來。他說：「昨晚才到，未能訪我，他現暫住在麗姑娘處，等候他的妹妹霞仙，她遲兩天就來，然後往他的未來妹夫黃君處住。」

林君也是麗姑娘一樣的心腸，他們所以不能比翼連枝，都是給了厭世主義的惡魔征服，不等候我開言，就互相來勸我說。

「……………」

「馮君，世間現象界的事體是瞬忽的一爍，無苦索的必要，最單簡的解說，不過是幕幕的戲劇。」林君決然地說。

「不錯，馮君，這是我們倆終身的圭臬。」麗姑娘也淡然的說。

『……………』

唉！幕幕的戲劇，我可以用錢買來再有看的時機。今她一去，一去，連香跡也杳茫，再看她的時機，永無時機，買不回的時機。唉！再看她的時機必永沉海底去。永沉海底去呵！

麗姑娘，林君呵！你們的心腸，我知；但我怎樣去跟從你們跑呢？怎樣學你們呢？

唉！新婦，我甚疼愛你，現在我傾心寧願拋棄一切來愛你，甚麼你背我他逃……  
唉！不要說你，你的錯過。我，我愛你，回來，回來？回來吧？唉！她的香跡到了今日仍杳杳無踪……唉！無踪……

## 第六頁

早，好在我預先在玻璃窗窺見天上雷公的舅公俯着頭，垂着黑線鐵鏈般的長辮，步尺七，由馬路踏入門來，他的縱橫劈痕的桐油色的面，給柔光的抹過，比地藏王廟塗着滿嘴鴉片的獄卒來的更凶惡。我吩咐女僕對他說：『我不在家，離埠數日。』來推却

那煞神，不然的話，腦壳會給他打破，耳膜也會給他敲穿！

末，他怒氣沖沖轉踏出園門，紅石子的園徑的砂粒，在他那雙皮鞋底「嘩嘩」的苦叫，他的鬍子的尖兒也憤然地跳躍在柔光下。

午，我方才接着母親的來信，它的內容我心裏在冥冥中知道所寫的是甚麼？剛剛要拆開來看，那霞仙，童年的玩伴，已靜步地踏入書房，她「呱呱」的叫聲立刻震動起來，幾乎把書房的天花板塌下來。

「錢哥！你的夫人呢？」霞仙問。

「她，她，她，往M埠去。」我答。

林君和麗姑娘也跟着步入房來。

「甚麼她去M埠，不來探訪我呢？」霞仙又問。

「或，或者她，她回家養病，或者，未能訪你。」我啣唔的答。

林君和麗姑娘見我這樣的答，他們倆微微的笑，林君於是打斷他的妹妹的問話，說：「馮君，我們來邀你去B酒店午餐，你來嗎？」

「你定要來作伴。」霞仙說着，推我說：「我介紹你認識，認識我的未婚夫……」

我禁不住霞仙的催迫，她硬拉我去。我於是勉強無味地吃了幾味的西餐，也無趣的向席上的人講話。不多時，我就跑回來，疲倦地去晝睡。

午後，從夢中醒來，然後記起母親的信，雖然心中知道所寫的是甚麼？但到底也要看一看的。於是回書房來搜索，但不知把它放到那裏，整個午後都找不着，我甚懊惱，不知怎樣的回信。回信不回信也是等閒，不過母親的慈體近日究竟怎樣？這是唯一我要知的呀！

黃昏，倦鳥何其暢快的環繞青蓊傘子般的葉叢的灌木，霞紅雲紫又何其嬌艷，這些的景色我又何心意來瞧瞧呢？

黃昏後，失了神氣的我又被霞仙拉去他的未婚夫的新置別墅來晚餐。餐後我要跑，她又逗留我，百般的逗留我，要和她的女伴跳舞，我違不過意，勉強的留下去。

跳舞池開在別墅花園的草場。

明月皎皎，棕葉閃着青光，夜來香的馨香把舞池薰罩着，衆女嘻哈的耍戲，跳舞如登春台。獨我滿腹愁思，不久，就避去夜香的花棚裏。

『今晚月明星稀。』一個姑娘說。

『月姐抽出來的光芒，我們可以在它們的光裏，紡織我們未來的夢。』又一個女孩說。

我由花棚內瞧出去，見她們人人都舉頭望月光，滿溢着秋波的眼睛，都是沉醉着夢幻。唉！我何嘗不這樣沉醉夢幻過呢？我忍不住他們的癡呆，我於是遠跑去圍着紫色，牽牛的籬笆的亭子來，坐下雲石椅子。不時，聽聞籬笆外人語聲。唉！天乎！他們正語着我和瓊姊的事。漢子的口音我辨出的是霞仙的未婚夫黃君，對手的漢子我辨不出來。噫！我是惡魔乎？是引誘女子的毒蛇乎？黃君，你要小心留意我——霞仙——唉！若是我要誘惑霞仙，她早落在我手裏，還剩餘給你吧？黃君！於是我忿忿不辭而去。

天乎！我要找塊淨土呵！

## 第七頁

我不知喝了甚麼的毒液，不是厭惡他人，自己也厭惡呀！

唉！我是失了熱度滿面倦容的落日，還有甚麼樂趣的時間來混鬧，再來示威呢？就算有時間來混鬧，示威，然而在現在圓圓滑滑凝脂皂般的世界，有甚麼意思的事體的成

就的可能呢？又就算有事體成就的可能，也不過是漿糊的霉兒，自己也討惡，他人也厭惡啊！

這樣，何益處呢？我早些在這漿糊霉兒結晶的人生事業裏，宣佈退伍吧！退伍！又怎樣的態度來退伍呢？積極的耽樂嗎？抑是消極的厭世呢？現在我還取決未定，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呀！

瓊姊！你遠跑陌路，靠着你的我所敬仰的你的學問，和我愛慕你的容貌，自然博得人們的讚美和敬愛。他們不認識你，又不知你的底蘊，那個敢毀謗你呢？但可憐我遺下這裏，受盡人的唾罵，冷視，譏笑，攻擊，毀謗。唉！何苦的我竟爲你捱盡如許的炮烙！瓊姊，你要回來，爲我辯白。唔！辯白！我的意志何其又薄弱起來，畏懼他人的指摘，要她爲我辯護呢？不！不，現在的人們，我何畏懼之有，他們是漿糊裏掙扎的蒼蠅。唉！我從前何嘗不是一隻糊裏的犧牲呢？我翱翔了，翱翔了。瓊姊！你也要像我的翱翔，翱翔罷啦！

我知自己不合住S市，倘若再久留些，我不自戕也會發狂。我要歸鞭，因認生我的殘山賸水的I埠，它的孤寂極合我現在的性格，而且又是我童年嬉戲無憂無慮的樂

士。故此今晨特修函往 R 律師，托他把 S 市所有的產業，連汽車及現住的園堡也代理轉賣。

想必是親族們得着我要把遺產發賣的消息，於是下午立即齊來包圍我。我早也預料那些枉死城的冤鬼的親族們，必來計較，因許多的損失會臨駕他們吃慣的身上。

喝了半醉的我倚在沙發，啞着嘴吧，微睜醉惺的眼，任他們蝦公般的跳怒和「咕咕嚕嚕」的萬個不該，千個不是的咒詛。歸結他們總是說：「——你這個大逆不道，把三代祖宗傳下的產業化之烏有。這些的不幸都是那個淫婦招來的……你又極之懵懂，還如此死心，難捨難離，當他是上貨……失了男子的威風……女子嗎？……有錢……：那怕……：」

我總不理會他們怎樣的惡語，謾罵，我半點不響，因我厭惡他們極了。沒底，他們祇帶涕含淚，掉掉着头離開我。

## 末半頁

母親，您不拍電來說你重病，我也回歸；因我已準備明晚動程，後天晚上可投到您

的慈懷，得您的母愛撫慰我現在悽喪的心靈，何其快慰呀！

母親，您是在這殘酷的世間獨一能了解我的心靈，雖是曾責成我不要娶她，但您不願意來束縛我的意志，任我浪漫。

母親，您也知我時時懸念您，您的舊病復發，我的精神早靈感着呀！您不用再滴慈淚爲我擔憂，後天晚上，我必坐在您的膝下，誦唱您心愛的粵謳了。母親！

瓊姊！你一去多日，我不願計算那麼無情的時日多少，總之你一去多日了。今天你始來信懺悔你背我出走的事情，可惜我不能詳細解剖我的愛你的心意，筆於方才答覆你最後的書，因爲我午後就要回歸啦。

瓊姊！還提甚麼節操和我的親族不滿意你的話呢。節操不節操，從前我和你第一次在荷池蕩舟時，我豈不禁止你不要在我面前提及那件事。結婚後，你還記得麼？在丁角蜜月末晚的夜游泳時，我又豈不反覆說明我不理會親族時時的議論你的節操，我又三番四次的說，『我愛你，我愛你。』

瓊姊！不要向我來懺悔，懺悔，我要向你吧！因我由你的愛人裏搶奪過來，不是單獨爲愛情，肉慾的滿足是我當時所需要。說到愛情，不是你的墮落，也是我持錢來誘

你。

瓊姊！我要五體投地崇拜你的意志能脫離禮教翱翔，我真誠崇拜你，我無半點含仇  
懷恨你，我願上天祝你們倆夫婦，琴瑟和鳴……：

瓊姊！千萬不要忘記我，但又千萬千萬不要再寄信來我……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 曲路頭

年年，爲口奔馳，不得不浮浪到東北海濱的豐埠，在一間啞嗒縫衣店，靠着雙手，然後免了枵肚的擔憂。

夏初抵埠，不覺紗燈和紙扎的鯉魚已在黃泥的街巷叫賣。算下日子不覺飛跑了三個多月，我是一條浮浪的草兒，時間的轉瞬，和自己有甚麼的關係呢？就是世界給火星撞崩毀壞，我也不爲自己的生命，名利來托愁；何苦來由，像那些笨鬼——肥胖的老人兒——天天向着墳墓進行的當中還計算着名利。我對他們說：「那些帳目，在泥土下那些蛆蟲會和你們算帳的。」那時他們剩下的骨頭，何其乾淨呵！

新地方必然結識新的朋友。在豐埠結識的，多數是橡樹的割工；結識的時空多在晚上和在咖啡店裏。

那些膠工常常在喝茶的時候，高誇他們在第一次歐戰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入息：「四塊錢一天，三塊錢半日。」有些還想恢復「米貴」的黃金時代。但是多數那些膠工夢想歐洲重開大戰，無非是希望人家拚命撕殺得血肉紛飛時，他們在後方趁着時機，聽多兩個銅板來花天酒地。噫！蠢笨可憐的犧牲。

中秋到了，店舖習慣休業一天，夥伴王六馬上約我往隔河的漁村逛逛。隔河的漁村老早我聽過膠工們說：「那裏不少腰肢的少女。」獵色是我們王老五天然的癖好，誰也不會學柳下惠的癡愚，連女人也厭惡的。

用了早飯，我們費了五個銅板渡過了河，踏上鹹魚工場的碼頭，然後穿過兩旁啞嗒店舖的短街，路不過三四十的步伐，就把那條街跑完，於是轉過漁村來。

漁村處處都是芭蕉、椰樹、檳榔、木薯、間有些指甲和黃斑葉的木薯。除了啞嗒的斜簷蓋和用加影葉做的矮壁的高離地的土厝，其他式樣的房屋一概沒有。厝前後都掛着漁網和魚夫們的用具。那些已經洗了澡，露出肩頭的少女正在井邊三羣兩隊把衫兒，「紗郎」用番石榴的短棍槌洗。

圓滑的棕色肩頭，豐滿的前胸，到底惹起遊客的意趣，但是我那敢放肆偷窺。可是年青的我倒有五六十分的勇氣敢用些花言巧語來戲謔井邊的少女，她們也用友誼的「嘻

「嘻嘻呵」回答，我也「嘻嘻哈哈」來還敬。

沒後，我們扒上一間土人咖啡寮子，惹歌一下——不久，又來了樓園的工頭陳四。

「你們來探訪我麼？」陳四問。

「是，你的公司有那麼遠的？」我答。

「不遠，」他面說面指出寮窗外遠處的水田，道：「行完那水田到了那高阜不遠的矮笆後就是。」

於是我算了那茶錢，下了寮梯，向着縱橫田裏的泥板道路和椰權，樹桐做的小溝樑，跟着陳四蠕蠕的步行。那時的水田方插秧不久，尖尖青青十二分悅目的禾秧，映着烈日的光輝，像碧玉的筍兒那樣，標豎出棕色的水面。

「老陳，到你的公司還有多少的路程呢？」我再問。

「你走不慣，整天踏着縫衣車，自然覺得遠的。」王六微笑着說。

我是走不慣，又不慣在烈日下行走，汗粒淋淋的。足足跑了句多鐘，還在田徑前進。我知道上了他們的當，但那能出得怨言呢？

「我十分疲倦，我要歇下。」我說。

『轉上那邊的土丘我們可找到地方來休息的。』陳四安慰我說。

轉上右邊的土丘，到了條尺多濶的灰沙路，兩旁荒茅雖不致高過人頭，也有人肩那樣高。在這樣的路跑了十分鐘，到了一座土山，路又曲過左邊去。

轉到左邊，一間傾斜的茅舍立在曲路頭，在傾斜那邊已用幾根粗木來支持。

『那是程八的菜園，我們入去歇歇吧。』陳四道。

於是我們不客氣踏入舍門，陳四就叫道：『阿嬌！阿嬌！』

踏進泥地的廳，右邊的廳角仍留下斬芭時拔除不清一個大樹頭，雖經過多年無知無覺的磨擦，光滑起來，把當年的焚燼的炭痕也一掃無跡。

一個少女應聲由後房跑出來，向陳四請道：『四叔請坐，兩位阿哥請坐。』她見了我，我和王六似乎含些羞意，轉入後房去。

廳裏的凳雖然有四張，可是兩張的腳已經斃不成器。陳四和王六於是坐在兩張還有力承他們瘦削的身體的，我坐在那廳角燼餘的樹頭上。

『她是程八的女兒，阿嬌。』陳四介紹她的身份說：『她是個極孝順的女兒。』阿嬌，立刻就捧三杯茶出來，放在一張用樹桐擘成粗板釘成的，和用樹幹椿落地裏

做腳的枱上。我詳細看看她一下，她的年紀大概過了二九，穿着一件竹紗布潤長袖的大衫，黃漬難看，長近膝蓋；褲是紫色五瓣細花也污漬惡看，褲腳是褶起到膝蓋。洗着的腳的指甲裏深積着黑泥，她的棕色的足脛雖像枝修竹，但肌肉很結實。頭髮亂蓬蓬，黃瘦的面龐鑲着一對無神氣的眼睛。

「程八在處嗎？」陳四問。

「爸爸去趕豬郎，他上公司去。」她答。

「近來甚樣呢？多日沒有來探問你們父女。」

「近來更甚，聽說爸爸要把啞啞寮和菜園讓給牛二。」

「想往別埠去嗎？」

「是，往大埠去。」

「你的爸爸總是不聽我的話，「到處楊梅都是一樣花」的，大埠比埠仔還難找兩餐呢。」

「這是難說，四叔，您看我常常都病。」她說的時候都咽了：「四叔，您去勸他不要往大埠去。您想一下，四叔，這裏雖然兩餐要很辛苦然後得到飽肚，但到底有您們那

班老友幫助。大埠人地生疏，向人借點錢都很難，那個相信呢？這樣看來，若是往大埠去就難過的了。——我只曉得種粗粗的蔬菜——牛舌菜和番薯——爸爸只曉養豬……」

「是，不錯！但是你的病，我爲你担心。」

「我的病，沒有甚麼要緊的，倘若是命招的，就是去大埠來轉轉時運也是一樣的。——我的病不要緊的。」她邊說邊淚。

「阿嬌，不要常常這樣的哭——不然——」陳四說到「不然」時，他瞧一下我們。於是繼續講下去：「我想你們這樣下去，到頭來也跑不出惡運的手心的。」

「命招來的，還有甚麼可怨呢？我的病，俗語說得好，「有命不怕病」的。」

「話雖然這樣講，但是你要休息一下，不要太過勞苦。阿嬌！」

「四叔，甚麼？」

「我要二斤牛舌菜，二斤甕菜。」

「有，四叔，甕菜是水甕的，早甕近來沒有下種呢。」

「甚麼都可以的。」

阿僑於是轉身入去後房，由房的旁門出去摘菜。

在她抽身去換衣時，我在她的背後看見她那雙耳珠給一對生着黑毒的白銀耳圈緊緊的箍着。她的黑髮疏且短，所以那條辮梳得很短，不及一尺長，扎着一條褪色的紅頭繩。

我由陳四的口裏得知程僑是個舊式孝道的女兒，母親受不了早年的勞苦，致把條命送掉；父親是個安貧的好百姓，不會欺騙，不懂奸詐；故此越捱越苦，越伸越屈。

他老早想叫女兒嫁出去，因他知道這女兒的弱質，很難幫助他奮鬥，但阿僑始終不肯出門。她知她一出門，那老父依靠誰呢？就是招郎入舍，而在那些男子裏不易找個好心腸的。她早已肯定一切都是「命招」的——她是宿命論一個忠實的信女——故此她的心志十分的容忍，她主意又早打定，雖是百病纏身，也要捱着病幫助的父親奮鬥。

不過我深思這樣一個老人和一個弱女，雖然有不折不回的精神面對這個世界來奮鬥，但結果是等於零。或者程僑另有她的理想，她的理想只有她自己知的。

不一刻，程僑由後房拿菜和些長長紅皮纖細的番薯出來；菜是用茅草繩細着的，番薯是放在椰葉織成的提袋裏。那時我才注意到她的手指，指甲當然不甚干淨，藏些積垢，但指甲的後半面都是用指甲花葉的汁染紅的，像那些漁村的少女的指甲那樣的染

紅，我就這點意味到她的求生的意志很強韌的。

「四叔。」她邊說邊推却陳四給她的菜錢道：「我想蒸些紅皮長番薯仔給您和兩個亞哥吃，可是來不及呢？」

「菜錢一定要收的，你們種來賣的，收去吧！最好是他日雨天後，至緊摘些野生在水芭裏的龍鬚菜拿來我的公司，公司的伙記們喜歡吃用「馬拉贊」炒龍鬚菜的。至於你的爸爸，我早想了方法來阻止他往大埠去，我想起你的病就不便開口的。」

「四叔，有甚麼方法阻止爸爸呢？不妨對我說，我們都是自家人……」

「我想起六個月前，八哥曾想和何秀我的親家買一胎猪仔，後來不知怎樣的變卦，那胎猪仔賣過牛二呢？」

「爸爸本來想買多幾隻猪仔來賺多兩個錢，可是我的病，他不得不放棄。」

「這樣，我想他因你的病，不能湊夠錢的。」

「是！」

「我的方法就是借一些錢給他，再向何秀買一胎猪仔；這樣他或者可改變宗旨呢？」

但我總是顧慮你的病，你的身體——」

「四叔，多謝您的誠意，你的幫助，多方照顧我們。我的病不要緊的。現在我的病雖然還有些，但精神和氣力比前好得多。我的病過些日子就會痊癒，四叔，你不必爲我担心。——養多幾隻豬，種多幾行番薯藤，當然要闢多兩片的荒地。——那時我會找找個好人來攏幫的……」

「你這樣的想法，不錯的。明天我再去勸你的爸爸……」

在縫衣店的我，有時感觸世故的艱苦，就會想起曲路頭那個女郎程嬌，對於生活的奮鬥的強韌的意志來解除我的憤怒。

浮浪草記之一。

一九二七，五，六日

## 『悲其遇』

前禮拜天在會所裏碰着一個思想畸形的青年，在現在的青年羣裏，怕是特殊的一個。

大概下午一句多鐘的時候，會友早已散離，我獨自一個在看時報，忽然有一個人由大門進來，初以爲是會友，但舉目一望，却是一位陌生客。

他的雙手捧一頂狹邊高身的草帽，穿着白柳條竹布唐裝衫（比時裝衫身長些，袖口很窄的）斜紋洋布窄腳的西裝褲。白皮尖頭的洋皮鞋。一望而知是個唐山來的新客。

這客人緩步向我走來，目光盯着我，起初使我生長，後來才覺出他那種眼光有點異樣。他的眼睛雖然望着我，但他的靈魂顯然沉浸在某種回憶里。

他將近到我的座位時，不自覺撞着一張椅，他於是驟然地把頭一搖，眼睛的光芒，立刻就消滅，視覺乃恢復了。他就把眼睛的和善地望着我，面上現出些慚愧表情，似乎

責自己方才神態失了常態和失了禮貌。

他有禮貌地，彎着瘦瘠的腰，尖白的指兒透出一塊雪亮的名片。

「哦！杜平先生，請坐。」我用平常交際的口吻說。回了自己的名片後，就轉身去斟杯煖茶來奉這生客。

「王先生，不敢當，不敢當。」他一面說一面接我的茶。

「請茶呀！王先生。」他恭敬地說。於是輕輕舉起茶杯，很緩的喝了一口，他用凝定的眼睛把會所上下四週打量了一下，慢慢現出悲感的神氣，於是乎他開口了。他說出的話，很慢和很低，喉嚨間似乎有痰壅塞和阻隔，使我聽來不甚清楚。果然，他用些微聲的隱咳，把痰吐落雪白的手巾裏；然後再把前所說出的話說亮些：

「王先生，貴會的執事林清明先生在嗎？」

「他不在，」我回答。

「先生可以帶我去他的府上會見他麼？」

「他在禮拜天，總是出外的，不在……」

杜平不等到我的話說完，就馬上截過來說：「這樣呀！」

極失意的他，在他說那句「這樣呀」！他淡紅的脣兒，發生極長的顫動；這自然是由於緊張着急所致。這明明顯示他的精神不堪內心苦悶的攪擾……他似乎有幾分見怪和不滿我的推却。

我早料到他的意思，於是不得不詳細說明，那林清明實在是難尋的，不是故意推辭，我又繼續對他說：『若是事情重要，不如寫下幾個字留下給我轉交過他。他明天必定來會所的，先生可以信託我，我也是會裏執事之一呢。』

『王先生，要寬恕我一時的失禮，精神的錯亂，不過是我的性急和緊張——千萬要寬恕我。』這生客吐出的話比前越低，甚至使我聽起來覺得很吃力。

他繼續說下去：『事情在別人看來必然說我癡呆，但對我自身非常重要！到底是自己……重要……』

他停了話，精神懊喪的不堪，長嗟一聲又說：『我千里而來都是爲着……』這句話吐出來很悲切，眼眶紅了，淚兒滲出他的眼角。他又停了他的話，拿出雪白的巾兒把鼻兒，眼角抹了一下，繼續說：『黃昏！今日的黃昏！就降臨的黃昏！我要做完一件事，因明早要北上，不能停留——不會再來，不會再來——永不會再來呵！』他的語調

更加悲切而且急速，眼睛已溼潤了。但他極力容忍着，不然淚珠就溼溼的流下。

我一住聽那位生客，杜平先生說出想也想不到那類怪特話。雖然說得凄楚酸耳，到底底是含情未吐，總引不起我的同情，祇使我滿肚狐疑。於是不得不思量這位怪客和林清明，本會執事之一，實在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一定要在今天的黃昏來算帳呢？我自覺地瞪大眼睛來看清楚他。

杜平的感覺十二分的敏銳，看出我對他的恐怕和疑惑，連續的咳嗽把喉裏的痰隱吞下去。他用朗些的音浪說：「林清明先生和我沒有甚麼的關係，我實在從來不認識他，不過別人告訴我，他可以帶我見一座墳墓。」說完話後，他的眼睛不動地注射屋的邊牆去，全身也毫厘的不動，一個斜坐彫刻石像那樣。

「誰個的墳墓？」

「陳慧蓮的墳墓。」

「哦！陳慧蓮女士的墳墓？」

「是呀！王先生。」他說時把眼光瞅過來，眼角的淚珠已不住流下面來，他拿雪白的巾兒把淚兒抹。他的熱淚打動了我的同情心，雖然我還不明白他與死者的關係。

他所提出那陳女士的墓，我也知到它的所在，因她下葬那天，我也是送葬的一個，我便單簡地對他說：『杜平先生，陳女士的墓，我可以帶你去。』

『王先生，你可以帶我去！』他急驟的問道，極响亮的一句。於是他嘴尖裏帶着點微笑。「王先生，你是個高義的人，一個高義的人。」他說來很呆：『杜平十分的有幸，不然，豈不枉費我千里而南來的苦心。』他雙手緊緊的握着對着白漆的樓底亂拜：『感謝你，王先生！肯帶杜某去，瞧一瞧故人的遺迹——啊！杜某——永不忘——永不忘先生的高義……』

我們倆默默無言乘着人力車向着墳場動程，時候已經下午四句鐘了，不覺過了兩三條街；那時太陽早躲入灰雲裏，西斜的陽光，柔風撲面，路上的行人都暢快的往來。

滿胸苦情的杜平，泣痛留下的痕迹，眼蓋和鼻尖端的紅暈，襯着粉白的面，使我發現他是個美貌的男子，怪不着情根多麼的深蒂。

他那麼多般式神奇古怪的舉動，秘密不宣的行徑，我實在禁不住來向他查根問底。可是他那般易哭，在人往人來鬧熱的街巷是不甚雅觀的，所以話有時跑上嘴來，我也硬

吞下去。

車夫慢慢的跑，又過了多少的路程，他於是乎開言問我：『路上有鮮花買嗎？頂好是血紅的玫瑰。』

『有？路上不少花園呢？血紅的玫瑰就不知有沒有的？』

他聽了我的話，似乎有件事情重演他的腦裏，眼睛靜止不動，面上的肌肉也不動，視覺厲害地注視車夫的塗上桐油般的背上——一頓，他很緩地把轉向路上的店舖。

伴着個這樣怪誕的人的我，雖是自制着不發言，但他所表現的言行，實在是含着多麼的神秘，使我感覺迷離；遂忖度他和陳慧蓮必有一頁浪漫的故事，不然，他不會這樣的激動。

我的話不時跑上嘴來，想向這個怪客發問；可是我又硬硬吞下喉嚨去，我的腦於是回憶起三月前的一晚：——

那是春季會議的一晚，席上的執事已將一年的計劃商議妥後，庶務李先生站起來說出一樁事：

「今天午後小弟得着會友陳慧蓮女士的母親的佈告，說：「她的女兒慧蓮不幸已於正午前逝世。」——但喪事，她來托我們執事代爲辦理……」

庶務員說出陳女士的死耗的當兒，各執事都爲她惋惜，因他們和她很熟；可是我祇曉得她很美麗，中學肄業的學問，和趨時的裝束，但很少和她謀面，因她是個入會不久的會員，我也爲她的死耗惋惜。

執事們正通過她的母親的请求和分配明日喪事的處置，我是坐在議事廳的尾隅，來追憶末次見她的一夜。

就是秋季懇親會那夜，我是演話劇演員中的一個配角，於是老早在台上佈置和幫忙；在快要開會的時間，我由台上的幕後望下來，見座位的最前排，早坐滿着年青的仕女，個個都是剪成Bobby Hair短髮裝的，和穿着很漂亮的時裝，彩麗的紗羅短衫長裙。而當中的一個穿的格外艷美，她所穿的是一套紫色玫瑰苞兒的比湖水深些色的綾羅短衫長裙，纖小的腳穿着極工巧的魚網般閃着光彩的蛇皮的高跟洋鞋，在鞋身的細細六角方形的網孔裏，爍着肉色絲襪的絲

光；油墨的頭不是短髮型的，而是梳着兩團小髻，遮掩柔軟的耳朵，兩串寸多的珍珠耳墜，掛在兩邊的腮後，倍襯着繞着粉項那圈珍珠，越使那女士引人注目。

我起初瞧她的時候，幾乎辨不出她是誰，沒後仔細來看，才認出是執事們近來常談及那個纏着病魔的陳慧蓮女士。

她瞧着我的視線注意她，於是一個秋波很自然地很甜惹地送上台來，我立刻打顫一下，快轉睛別處去。

沒後，我再斜視她的麗裝，她的俏瘦的臉，厚撲上脂粉，無從察出是個病魔的俘虜，但在露出短袖的手臂十分的瘦削，竹枝那樣，青脉十二分的露顯；我於是自忖道：「她害了貧血的病，十分可惜，這樣一個可人兒犯了不治的症

……」

到了出喪那日，我才知她是個肺病者！

×

×

×

×

×

在路上我一路都是回想三個月前那齣悲劇，一面又沉思細想那杜平先生，新來的客人，必定和她生前有親歷過些事幻。我實在忍不住了，問根查底的說話不得不彈出來，

但又不敢直接的問，恐怕他見怪我無禮，就不得不借別的話來做引線。

「杜先生，你來這裏多少日子呀？」

「前晚由H埠來。」他極冷淡的答。

「投宿旅店嗎？」

「是！」他依然望着路上的店舖來答我。

「你怎樣知道敝會的地址呢？……」

我說完這句話，他突然轉頭過來使我嚇了一驚，可是他很溫和對着我說。

「早個月我在H埠接到本處的友人的信，我知道陳慧蓮已經去世……我也早知她不免夭亡，但不知那麼死於肺癆的病，後來我立定主意南來看她的遺跡，表表十多年的友情。再後我探得她父親的住址是在本處P街，我於是搭船來。——到了今晨，我叫旅店的店夥帶我到她父親的店——王先生，你須知道的，我到她父親的店是冒險去的。因我是那老的多年的對頭，已經和我勢不兩立了。我知道他始終不願見我，不過我的熱情使我懷着希望去見他，並且希望他在經過多年的不幸的今日會明白我的冤枉。其實既然千里而來，除了他家的人，那個帶我去憑吊死者的悲魂呢？」

『到了他的鄰店，僥倖碰着她的小弟，她的小弟是唯一在世間上明白我的冤枉。他早瞧見我，就呼叫我；我們自然極歡喜相見，因相別多年。他問我到來這裏做甚？我於是把胸裏的衷情對他盡說一場。他馬上阻止我，不要去見他的父親。他說自從姐姐死後，那老日夜咒詛我，他變了野獸那樣想吃我。……我叫她的小弟帶我去……他說不能。遂叫我來貴會尋求執事長林清明，林先生可以帶我去看看他的姐姐的墳。——唉！我的冤枉到底不知何時何年能使那老明白，寬恕我。這真是我終身不幸的污點啊！』

杜平的眼淚壁說壁凝結在他的眼角，終於流下來。

我很怕他在路上哭起來，因路上行人極衆，若是我們再談下去，難免得行人的注意。況且我的心已經酸化不堪，必定又惹起眼濕鼻紅。於是不敢再問他過去的事，乃快些轉過話頭。

『現在H埠的商場興旺嗎？』

『日漸日好些。』

『……………』

『……………』

不覺到了附近墳場一所花園，我對他說：『這花園有鮮花買的。』  
可是只買了些芍藥，菊花，血紅的玫瑰，半朵兒也找不着，杜平十分嗟嘆。  
我們再乘人力車向墳場而去。一路無語，不多時到了墳場的鑄鐵門柵了。

灰色的雲給和風吹散，太陽再現出來時已經傍着遠山的顛。

蕭條豎在墳場前門通往葬地的紅石子路邊的棕樹，腰肢地搖舞，涼風裏瀟瀟的低吟着。

日將沒底時候，踏進靜幽幽的墳場，觸目都是坏坏的黃土，座座都是墳墓，比踏進醫院冷酷的殮房，更淒愴地悲感起來，毛孔兒禁不住打個大寒顫，回視左旁的杜平，他定眼盼望上面土丘葬地墳的墓，鼻軒局促得極了；驟然起了一度很長難堪的狠笑。

不多步到了葬地的下路，路地頭鋪滿紫紅的落英，映着夕陽的斜暉，越加使我感覺淒傷。我也本非是人生道路上一個得意者，也是朵紫紅的落花，於是乎多少前程失意的圖片湧上心頭，也下意識不知覺地仰天的怨嘆起來。

「王先生，人的一生與地面的落花實在沒有甚的分別？」杜平淡然地說。

「是，」我信口答道。

「是！的確是呀！那些落英過去的時光，想也想不到怎樣得意的向榮，現在！唉！現在過去的得意隨着時間而長逝，而毀滅；而迫着墜落地面任人的蹂躪，任風吹捲，何處是它們的家啊！唉！淒涼啊！——王先生，感懷身世，是現在的人免不了的，但願在未來的生活裏，這種失意的心情，永不會再存在呀！」

「永不會再存在？」我質問道。

「是呀！王先生。你或者不了解我說的未來的生活，它不是抽象的生活，我說的是超脫現在過渡被迫落的意志的生活。」

「那麼它是現在的了？」

「是，王先生。所謂未來，你常常聽人家說的未來，無非是欲求解脫超渡一種意志生活的人拿來鼓勵自己的懦弱，來戰勝惡濁的過渡的生活，免被它染污，自潔罷的——」杜平淡爽地說教般道。

他的話牽到哲學去，但我祇：「唔呀」的答他。

他覺着我不甚注意他的話，就停了不說下去，步踏步留戀地回顧路頭的紫紅的落英，微微的笑。

「戰勝吧！戰勝吧！不再陷入無意識的生活裏。」杜平霎然哈哈大笑，狂了般的說。

我對他這樣難解索的變化，趣怪的舉動，不得一再瞪大眼睛望着他。

「不是害了神經病，人的一生是路頭落花那樣……」他說，仍留戀下路的映着斜暉的落英，我只有默然不語做引導。

到了目的地，在送葬那日不過一個塚兒，兩堆鬆鬆的挖出來的泥土，現在已成了一座多尺長，多寸高長方形的白雲石的台格，格裏嵌着花岡石頭，一塊盾形的白雲母石碑斜斜埋放着石頭上。好美麗和工巧的一座新墳。——盾碑的下坡也添了幾坏的穹墓。

捧着芍藥，菊花，玫瑰花球的杜平，背着綿繡的西天，直立在墓前，悲傷的眼睛，睜睜地瞧着那座新墳——一頃，他全身的熱血把直挺挺的腿兒燃燒得顛顛的震動，纖白的手也搖動，眼簾不住地的翕，嘴脣也不住的跳。方才對着落英留戀的微笑，猶是拋下

悲哀的深淵。淚，於是乎不停地湛然的流落捧着的花球去。——沒後他輕輕動着軟顫的手，把那淋漓過熱淚的花球放在花岡石頭之上，盾碑之下。可是那些淚串不盡流落青青的嫩草和樸樸的石頭裏，有些還凝站不去，珍珠兒般鑲在花瓣裏，閃閃着紅彩的晚霞的反光。

「唉！」杜平咽哽的說：「人生是這麼？唉！——是啊！」

我心酸了，早已酸了，不能湊起話來安慰他的悲哀，只低下頭望着花瓣的紅亮的淚珠。

「是啊！人生是這樣，這樣！留戀做甚？」杜平極之悵悵悲苦的說。於是把身一轉，遂望上方才背着璀璨的長天。

「杜平先生，人生既然是這樣，何必……」

他不等候我的說完，就速然轉身對我說：「王先生，何必怨嘆嗎？」說了極憤然定睛注視那座浮動着霞光的雲母石的盾碑。

我知方才所說的話，不應該信口來刺激他的酸硬了的心，又不應該用他說過的話來使他反感，以爲我譏諷他的嗟怨。我也知道自己不甚會安慰這類失意的苦悶者。於是定

下主意不再說甚麼的話，只候他回步。

「王先生，請你原諒，寬恕我的失覺……」

我把頭一掉，見他著說著微笑。

「王先生，我方才的失覺，是過去迫落的時光抖起我的悲憤。人生是這樣，路頭落花的那樣，實在無嗟嘆的必要。」

他這樣遊移怪秘的心理的變態使我難以捉摸。

「這是人生必走的航線，必歸的路……」他一面溫柔的說，一面微笑得有趣，把方才的悲傷怨憤，嗟嘆的痕迹很快的消滅得乾淨。「王先生，到底誰的意志能敵住外間的七情的刺激，到底有幾個呢？」他再去瞧那粉紅色的盾碑。「……那時回歸已失的家鄉了。」

怪得很的北來的生客杜平，不覺把他的話扯到抽象的觀念界，並且墜入宗教的宿命論去。但我給他內心的苦衷和悲憫的言動早浸在醋裏，真是酸之又酸了，於是又信口的答：「是，這時回歸已失的極樂的世界。」

「先生。」杜平把腰伸得嫵嫵的說：「悲其遇」，「悲其遇」！哈哈！你起初也悲

你所遇，我也是一樣的。但沒後你的思想超越過去迫落的時光，你說甚的事是自取，應該自償。我於是給你寬量大度的思想，移轉我的悲憤——呀！「悲其遇。」」

杜平神情呆極了，他的心理又發生劇變，恍惚似乎在那塊雲石的盾碑見着些幻像；不然，他那會說出那樣的瘋話，是像和一個親愛的人對話。或者在這塊頑石幻見他的亡友陳慧蓮的顏容——我只有靜觀他的變化。

沒後他彎下瘦腰到碑前呼叫我說：「王先生，你看見碑面三個字嗎？」

「看見，「悲其遇」。』，我答。

原來那塊石碑頭，橫彫着「悲其遇」三個三寸左右的黑字，是由左邊來的。「悲其遇」下面彫着「陳慧蓮愛姊之墓」，兩傍是：「死於首春次日，弟陳明之哀立」，碑的左端是「一九〇六——一九二六」等字。

「哼！「悲其遇」，現在放榮的花朵無不被過去的時光迫落呀！王先生，除非有堅強的志意。……」

時已將暮，懸在遠山天空的霞縷，漸的倦收，歸鳥開始斂飛棲林。

杜平自然不覺時間逼近傍晚，但我已疲乏，而他那願捨離那墳墓，因再見的時機恐是難再，並且千里而來也是爲着這番憑吊。而無情的夜幕就要閉下來，明天又不能再演，一場的熱情不久冷冰冰的過去；就算不會冷却得快，但明日他不得不不要北上，那時不知何年何日再在墳前再站，再睹粉紅可愛可悲的墳石；我設身做他的地位，也難捨難離的了。可是他被我的催趨，不得不離開他的親愛的亡友的墳地。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他沒有怨色的說。於是著步，著躊躇，著翕眼簾，著笑，著咽，著喃，著語，踏出路時，他忍不住很亮的喊！『我們沒有離別，沒有離別……』

到了路頭，他開言問道：『她落葬時她的父母有在場嗎？』

『她的母親在場，父親沒有。』

『我忖他一定沒有，因在舊式的禮教，父母不能送他們女兒的葬的。』杜平說了後，乃長嘆一聲——一時——他又說：『方才的問，不過杜平要知道那老有寬宥她沒有。——王先生，她的屍首下棺時他在場嗎？』

『他不在，從未見過他的面。』

「唉！過去是未來的仇敵，現在是兩代的隔膜呀！到甚的時候那老肯寬恕她呀？」

杜平的煩言遂把我厭倦驅跑，因我曾聽聞些關於陳慧蓮和她的父親的惡感，而那老竟說出一句很惡毒無理性的話，甚麼「不及黃泉不相見」。多時想找個同事詢問這樁不戴天的仇的底蘊，到底未得要領。早時和他乘人力車在路上，己很想問他，不過杜平的心情尚未表白，恐怕見怪。現在時機已熟，於是我故意地說：「甚麼的事體那老那樣這麼仇視她呢？甚麼「不及黃泉不相見呢？」」

「不及黃泉不相見！」杜平依着我所說的哈哈的說：「不及黃泉不相見」，王先生，這是過去咒詛現在的毒咒，猶是想屈服現在要學它這樣無理性的咒詛未來呀！它是水，那和火調和呢？沒有調和的可能呀！」他惋惜的說：「——我們過去的悲劇，你這麼的誠懇，杜某不妨把往事說說，求多一個同情罷的，若是你不厭煩杜某……」

在棵參天的松樹下，杜平遂啓口說：「事情算來沒有甚的浪漫異色奇彩，而在現在過渡混沌的社會裏，倘若我們細心觀察，時常會發現這類的悲劇。唉！王先生，雖是平

淡無奇，可是給我一生一世難消磨的印象。

「十年前在H埠竹馬里，我誕生的地方，一日對面搬來了一家儒醫，姓陳的。他有一副古板的面孔，像戲台的大花面國丈那樣。里巷的頑童瞧着他總都含着幾分的害怕。我也畏懼他那張曹操樣的面孔。」

「炎夏將告退的某黃昏，太陽還很紅圓站在西門的城樓頂，那個板面儒醫携着一個童子，他的妻子也携着一個女孩。她大約十歲左右，那童子是年小些的，由閘門進來，那時我正和同伴「儂三」玩耍。」

「平，看呀！那個女孩！」一個頑伴不敢張膽的說。

「不要看！她是曹操帶來的」。我細聲的回話後，我的眼睛却瞧過去。她是個生得俏白面孔的女孩，她也定着眸瞧我一下。

「平！」儂三責備我道：「你說不要看，甚麼你看她這麼利害呢？」

「跑開！混蛋！不要在我這邊來玩！」是那個板面的陳儒醫把我們的同伴喝散。

「對戶那個俏面孔的女孩，很少，很少跑出開外，連門檻也少見她。我每早每晚必倚門把眼望過去，可是只見那塊板面。」

「中秋前的晚上，紅魚綠燈都在里巷的家家戶戶的門前遊來逛去，但總不見對戶的孩子出來同樂。而每晚我必高舉那姨母給我那條大鯉魚燈，和傻三等同伴在里巷遨遊。但一到陳儒醫的門前，我們格外高舞歡呼，可是他家的門扇總是緊閉。」

「中秋到了，晚飯的時節，我還在里後的泥岡放鳶子；跑回家時，就見那位曹操醫生和父親在神廳裏密密的談話——飯檯上擺多幾碟的上肴，置多瓶高粱舊酒——他仍板着面兒和父親傾談。」

「……………」

「緯堂先生……………令夫人……………」

「過世很久……………」父親傷感地答。

「……………續絃……………」

「很難的……………平，這麼大……………」

「陳先生，你還有兒女嗎？」

「……………單生一女一男……………」

「倆老越談高興，越講越深情，沒後父親說：「現H埠的藥材店很獲利，小弟處常

有朋友往來四川那裏……」

「……」

「過了不久，父親已依着陳儒醫的勸誘，續娶了一個很不錯的繼母，——所以，以後凡是過節後母必定備好酒肴請他們闔家來吃飯——並且父親正和他合股開藥材店——那俏白面孔的女孩，每次都很早就跟她的母親過來的。」

杜平說到這裏時，他的話調很溫和的吐出。

×

×

×

×

×

隔山隔樹的馬來寺的晚禱的鼓聲，「簌簌」地浮薄入暮的灰空。他似乎感受一種難以形容的酸楚，於是把瘦腰伸一伸繼說下去。

「自那年冬至起，我們兩家常常往來了。孩子們又常常在一處嬉戲，玩耍。慧蓮是那個女孩，明之是那個童子的名；至於那板面的儒醫也很和靄以世姪式待我。」

「轉瞬過了四個年頭，在四年中很多世事變遷了。」

「我已入學，他們弟弟也入了學，在一間秀才的私塾就讀。我們倆終日可以見面，那時我以兄弟姊妹來稱呼的。」

「她的容貌漸漸美麗起來，鄉下的氣味早已消除，我愛她的情，自然深些了——王先生，你要知道那時我的愛她，不是現在青年男女涉及肉體衝動的愛，是純粹一種兄妹及異性接觸於光天白日的神聖的精神的愛情。」

「一晚，闌門的生菓小販不停地叫賣「南寧鮮桃」，慧蓮嫋嫋走來我家的神廳，那時我正誦着「關關雎鳩」。」

「平哥，她說：『明日起，爸爸，我早說過，他要我進四德女學呢。』」

「慧蓮！這是真的麼？」

「真的平哥！我們以後不會像現在那樣了。」她邊說邊滴下淚點來。

「沒要緊的，我們還可以早晚門前相見。暑假哩，年假哩，我們還有多多的日子相見。」我安慰她說。

「是的，但總不妥，我心總覺得有些不妥呢。」

「慧蓮，我也是一樣的。」

「暑假過了，年假又迫至。在暑假裏我們倆自然有一番的快樂，互相嬉戲補回跑走那些隔離無情的日子。可是年假一到，我家霹靂一聲，遂遭着莫大的慘劇，就是父親還

鄉不過三天，就給土匪謀害了。這不幸的災禍，於是主宰我日後一生的命運了。」

×

×

×

×

×

唧唧的蟲聲在我們坐着的木椅起始低吟，在蕪沙的葉間可睹着西方的雲堆漸漸灰墨。杜平於是把手巾抹下鼻尖兒，仍傷感地說下去。

「年假還差三天，我和後母逼速起程回鄉，起程那晚，我們母子被慧蓮父母邀過去吃晚飯，他們極力安慰後母，我和慧蓮就扒上閩仔叙話。

「慧蓮，我說：「明朝回鄉，不知何時轉還，日前講過年假預定的頑耍，想錯了？」

「平哥，我捨不得你，近來少見面，明天又不見你，何日你回來呢？」

「……………」

「……………」

「啓程回鄉那朝，稀薄的雪，在里巷的麻石舖着。

「平！將來的時歲必有番大亂，這樣的雪，我聽過那些老人家說，不是好的兆頭，紅賊頭作反的時候，落過這樣的雪，將來……」後母邊整理行裝邊憂慟地說。

「那時我不去理會她的話，草草就跑出門，已見慧蓮母女穿上錦襖寒衣，在她們的

門前等候我們母子，送我們下船。踏過化爲水的稀雪，她們的神燈很明亮照着溫暖的神廳，腳香的白烟直筆筆的上升。

「平！你冷嗎？」她的母親問。

「穿上多件衣套了。」我答。

「平哥！昨晚下雪，你知道嗎？」慧蓮問。

「知道。我很難入睡，你家的鷄啼我也聽着呢？」

「我也很難入睡呢。」她答。

「到了埠頭，下了渡航，在朱漆的船窗，我雙眼睛凝望着埠上的慧蓮，她也這樣望着窗裏的我。

「在艙裏，整天都聽着老年的艙客說。「昨晚的雪是個不好的兆，來年必有場莫大的災禍，因且埠差不多幾十年來未見過那樣一見大吉的稀雪。」」

杜平停了口一會，作一度深的呻嘆，然後繼續的說。

「王先生，艙裏的老人家所說的不好的兆頭，我以爲是一種無稽的嚙語，那知不是，它是我們來日的命運不幸的兆頭。」

杜平邊說邊仰面去朝着閃閃的晚星。

「回鄉不知不覺新年又到，我思念她很切，很想寫信給她，但心裏總不敢，連筆也不敢下一畫……心很不安！」

「嚴冬再臨，家中的遺產已安置妥當，後母於是立意送我去H埠聖賢學校宿讀；我自然歡喜過甚，因可再見親愛的慧蓮來補回年多無情緒的日子。」

「父親合股的藥材店的股份，已轉賣過板面的陳儒醫，所以在H埠未入學時，就在他的家裏逗留。」

「年多不見面的慧蓮，身材已高了許多，俏白的面孔越加美麗的多，可是跟從前的性情差些了。」

「她的家現在不在竹馬里了，因陳儒醫年來獲利甚厚，已成個小康家了，故遷居那條富華街住。正月中旬我就踏進他們的新居，時至午後慧蓮尚未放學回家，她的母親招呼我，打點書齋給我暫住。晚飯後，仍未見慧蓮的回來，我十分焦急，想立即見着她的俏面。入暮，她才娉婷地搖身而歸，我自然說不出的快愉，我們又自然說出許多的舊話。」

「平哥！甚麼你不寫信來我呢？」

「我想寫，很想寫，但動不起筆來。」

「……………」

「……………」

「……………你走讀還是寄宿？」

「寄宿。」我答。

「寄宿！」她說出話時很不得意。「那間學校？」

「聖賢學校。」

「啫！那間古老十百代的聖賢學校——四德女學我已討厭極了——平哥！我現在轉入維新女學——你不如入Y學院……………」

「母親已決定了，那能轉過別間呢？」

×

×

×

×

×

年過一年了，我得母親允許轉入Y學院。從前閉塞蒙昧的思想，那時已給教養開化了，而關於當時風行的男女性解放的問題也有明確了解。慧蓮也年過年發育，而她的性

情日漸日浪漫起來，她的父親的面也跟着一日板一日。

「那老極不滿女兒那樣不拘禮法，他常常罵她放浪不羈，可是她的母親極端的寵愛；故此她的家庭無日不在吵鬧中。我雖時到她家，只不過一踏入就轉頭跑出來，我和慧蓮惟有在些課餘後，相約傾心一談而已。」

「在她的家歇了月餘的時候，我們不再如童年的嬉戲了，總覺着有些避忌，可是她的性格依然童年那嬌刁，並且學了些時髦的女學生的舉動，看來比童年風騷些。——到底年齡的束縛的原故，凡事也要有別才方便的。」

「到了前年，她的浪漫大有不可收拾之勢，我又雖常勸告她，不要太浪漫，不要把自己犧牲落這個過渡醞釀的狂滔裏。她總是說我不識時候，說我吃醋。」

「三月間，我耳朵聽着些不甚妥當的關於她的行動，故我特修信叫她在公園會我。她一見我就開言道。」

「平哥！我知道了，你約我的事情，哈哈！平哥！我想不到你這麼心胸窄。嘻嘻！不要心胸太窄，你想轉縛束我嗎？嘻嘻！」

「不是！不過我說現在的青年在這過渡滔滔醞釀未固定的時期，應當要靜心觀察

我們要跑的方向；不然，陷落深淵，就悔之遲了！」

「平哥……又來了，甚麼你的心胸窄到這麼樣，我夢想也不出，你……」她面說面用手握着我的手。

「不是，雖然，陷了深淵也是你自己的事，別人不能於干預的，就是父母也不能干預。不過我特爲你設想倘若是不值得的陷落，未免無謂犧牲，我爲你擔憂。」

「這樣！」

「是！我們豈不是十歲時就相識吧？」

「是！」

「我的腦裏時時還記起你的母親携帶着你踏入竹馬里時麻石的你——那個黃昏的你！」

「平哥！你總是這呆想，甚麼已往的事也要提出來呢！」她說時眼角的情波橫射我的眼尖來。

「慧蓮！你不要太浪漫，甚麼都要認清楚然後去做呀！」

「平哥！我領你的情，記着你的話。」她講話時再握我的手，她的燒得烘烘的纖

手炙很利害，不時她的軟柔的玉體靠着我的身邊。

「王先生，那時半鈎新月掛在柳梢頭，她的性的衝動那能禁得住，敷着脂粉的俏面偎貼我的肩頭，我怎樣來安置她呢？只有撲住她的斜倚溫香的玉體，那時着的心房忐忑的動着。——沒後我安慰她說。

「你，慧蓮，甚麼的事情放心下去，於年終畢業後，然後我和你父親相量……」

「又過了兩個月，她常被邀去觀戲，旅行，宴會……等等，她的性的衝動越來越激烈，到底我不能勸止她，而且謠言繁起；她的父親有遷怒於我的意，故此後甚少和她約會。雖然有時她親來我的宿舍，亦不過會會面，而每次我必警告她的。

「一日在六月末旬，我在夏令營正在助教義務小學，忽接着她的來信——她已不來信多日了——我就匆忙的開拆——因多日心中有點不安，關於她的謠言——讀了信後，我驚得一身冷汗，因來信說：——

「她忍不住性的衝動，被一個男子污了，騙了。現在淚珠洗面，不知如何是好；並且謠言甚熾，偶一父母知道，萬分不了。囑我晚上在宿舍的後園來候



「我怎樣的追問，她始終不願說出那個人，到了今天我也不知那個污了他。因那時她的交遊很廣的。」

「慧蓮！你現在怎樣打算？」我問。

「想死！今朝我曾去跳海，我又怕死！」

「你怕死，想偷生麼？」

「平哥！大大的浪頭，怎樣，怎樣跳得下去呢？」

「你既不願說出那個壞人，這條罪惡究竟歸究那個呢？」

「我自己！」

「你自己！」

「是！」

「這樣是不能的！若是只有你一個担負這條罪惡，只有逼你跑去自殺的路的。」

「是啊，平哥！那今早我想蹈海，黃昏我想上吊。唉！平哥！怎樣？我要走上自殺的路！死！我不願死呀！我不願死呀！死！可怕！我願生。不願自殺！自殺，唉！平哥！恐怖極啦！可怕的死，我願生，我只願死神雙手順我的天年來抱我去；那時，死我

也願……」

「親愛的慧蓮。」我說：「你千萬要說出那個污你？」

「已遠走高飛了，他是有嬌妻幼子的。」

「甚麼你這樣呢？……」

「我自己的錯過！」她答。「自己的錯過，唉！我死就完了，死就了！天呀！我不願死！……不願死……」

「親愛的慧蓮，安靜些吧。事情既然不做已做了，錯也錯了，死也是無用的。但是，倘若沒有多個人分擔這條罪惡，你到底不能延長生命，到底必給你的父親和現在的禮教的社會逼你自戕，不如——我肩上這條罪惡，分擔你的痛苦……」

「平哥！這樣不行的，這樣不行的！」

「……」

「……」

×

×

×

×

×

「次日，我寫信給她的父親，告發我污了她女兒的事，我就馬上離開Y學院，離開H埠往C城去。」

「過了月餘，我接到後母的信說：——

「……鄉下的叔伯父老，因慧蓮的父親把污他的女兒的事，來祠堂控訴，故此父老親族議決將你出族，我是個後母，怎樣代你爭辯……」

「王先生！我在C城也站不住，於是往窮僻的A墟當一間什貨店的櫃面。」

「我用匿名修函給慧蓮的弟弟明之——他是在宇宙之大。唯一知道我的冤枉的人——後來她由明之知道我的住址，於是常有信來給我，知道關於她的消息。」

「自從我肩上那條罪惡，社會對慧蓮失身的事，看輕些了，不致施極大的毀謗。可是她的父親怒氣冲天，想把女兒置於死地。但是H埠的法律不是鄉下那樣沒有理性的。所以他寫下「不及黃泉不相見」的誓詞，來消他的憤氣。她的母親自幼鍾愛她，今雖女兒一時的失足，不過是我的引誘，強污她；故此愛她的情仍無變更。」

「不久，慧蓮就小產，她的母親暗地瞞過社會人的耳目，連那個板面的丈夫也瞞

過。可是慧蓮小產後身體軟弱不堪，雖有慈母暗中補養，也不能恢復原狀。因父親已當她不是自己的女兒，她另外租開房子，離開家庭，孤獨的度活；又雖有母親的愛護，也是難以過日。

「社會雖不施大的抨擊，而三言兩語的譏諷，到底不是易於忍受的；她爲了內憂外侮，病魔趁機來侵凌她了。」

「在去年春間，我收到最後的一封信。」

「她說：——

「……我現在感覺世界冷淡無味——雖有母愛，仍不能醫愈目下憂傷悲苦——身體日弱，病入膏肓，又雖受母愛百方求名醫治理，終是無效，枉然。到了現在依着西醫的囑咐，遠適南洋，沒有嚴寒的南洋來養病，是求生命延多一日。這也是枉然的。平哥！母親的愛是偉大無窮呵！……我想不久於人世了，現在的人世，再留又有甚麼意味呢？平哥？」

「她說到我的含冤，信裏的詞句很懊悵和悲惋，王先生。信裏說：——

「我從始至終愛你，平哥！我實一心一意愛你，我知你不是嫌棄我的失節。你也勸我逃亡別處，可是我不能從命，因我不願以我的殘體踐軀再來污你的清白。平哥！無論社會怎樣苛刻待我，我決意忍受。目前想把你的義勇佈告於社會和盲目的羣衆，可是早失了効力，無人相信了。——我現在又感覺着我所犯的罪惡，若不設法彌補在未死之前懺悔，死也不瞑目。這是人生最大悲劇，刻刻很苦辣捫我的痛心。我現在的需要，就是一種志意的生活來安慰，現在沒有諒解的社會。

「平哥！你偉大的性格，使我佩服，景仰，就是你的能夠諒解呀！在最近的日間我「吃了教」，你或者說我的意志懦弱，向天堂來偷生，來減輕怕死的觀念。誠然呀！平哥！在現在處在這般沒了人性的社會，況且是一個隨落者，不合生存者，而想生存，而想過一種抽象志意的生活，不去這弱者的勝地「天堂」，然則又往何處去呢？赴強者的國土，你或者可以，我，慧蓮萬萬不可能呀！——故此以後，我再希望我和你的精神永遠在無形中的結合一體，來過一種不能無人性極度的生活；想你不致反對我，來補救在生不能相見，死也不能

相合的缺憾……」

『王先生，她的信來說：「願在天國相見，願在天國相見！」』

杜平說完，時候已由暮入夜了。小星閃出天外，檳榔樹的葉球上的新月一彎，極艷美的亮着。印度教的神廟的銅鈸，銅笛和銅鼓的聲浪，在很遼遠的路角有節奏傳達來。蟬兒們「治治」在杉樹的身高高鳴着，蝙蝠們也振翼的斜飛找它們的晚餐。杜平毅然站起來多謝我說。

『王先生你的高義，杜某永不會忘掉的，明早我要北上了。杜某在冥冥中爲你祈禱，祝福。』

一九二七，六，十七日

## 阿鳳的歪史

### (一)

天時跑入旱季，多天沒有一滴雨點。M埠紅塵滾滾的街巷，熱腥地攻人。啞嗒的屋蓋，大有星火可以燎原的樣子了。

「噯！噠！」「噯噠！」什麼人的打噴嚏以及店子的夥伴嘻哈大笑，把方才半睡的倦態攪醒。店主們有幾分意思感謝那鼻噴，不然，夥伴們必受了華山的陳覺老祖的感化了。

一隻癩狗正嗅着溝邊垃圾堆，以為可找口意外的餐兒。那知那「噯噠」如炸彈的爆炸，把它那雙虱兒窩的耳朵「直筆筆」轟打下來，它的餓抑不住不發怒，睜大雙狗眼，露出鋸兒般的牙齒，向身旁忤逆的徒，狠狠吼了數聲的啞吠。

「呱呱。」孩提的哭聲，也跟着啼叫。

「阿鳳！你撞着鬼麼？」一個婦人的聲音向那發出噴嚏的黑影兒發怒。

「傷風呀！二嫂。」

「傷風，你撞邪了。」

「吓，吓！熱傷風。」

「一世沒有句正經話，你嚇驚了我的蝦仔。」

「嘻嘻！」

「鬼和你笑！見了你沒有利市的！」

「嚇死人家的乖乖！」另一婦人罵聲又起。

「你爲甚麼這樣的「肉緊」呢？」

「見了你，真沒有利市！衰百世！」那婦人的罵聲本來未完，可是她的乖乖亞豬，在她罵阿鳳時已跑出騎樓，去弄那條溝邊找吃的癩狗那條長和難看的尾巴。她看得萬分的麻痺，於是她丟下阿鳳，一面罵一邊拉他回去一間雜貨店裏洗那雙手。

『那麼寶貝？』阿鳳射一句諷刺的話來。

阿鳳不是個拙嘴的女人，也是隻「鐵嘴鷄」，她本想說：『我要生一萬個都有，溝裏不知去了……』可是恐怕亞豬媽六嫂難忍受她這樣毒語，而且二嫂是個正經人。故此她忍住不說。

『二嫂，蝦仔近日乖嗎？』阿鳳問。

『乖！有心。』

( 11 )

阿鳳拐拐跌黑的腳，拐過大街來。

『喂！阿鳳，「北塞籃」裏有「鷄屎果」嗎？』

『沒有。肥佬四，你要鯽魚嗎？』

『甚麼今天不賣「鷄屎菓」賣起鯽魚來？』

『嘻嘻！肥四，你又來取笑，詐聾詐啞啦。要鯽魚嗎？』阿鳳再問。

『鯽魚骨太硬，有生魚嗎？』

「今天沒有，明天，我拿來。喂！肥佬欠落你的元寶腊燭的錢，遲日送還你……  
鯽魚很大條，四孀一定喜歡拿來煲湯的。」

「她近日痰太多，不喜歡吃魚湯。阿鳳，你不要掛念那些欠下的錢，慢慢還我未遲。喂！現下烟屎八怎樣呀？」

「我捧他的飯碗不過三天，怎會知道他呢？」

「我不是聾……」肥佬四正要和阿鳳玩笑多幾句話，一陣很粗魯的聲音浪流過來說。

「阿鳳，高佬三死了嗎！」

「鴨粥九，你知麼？」阿鳳轉身對着一個矮漢說。

「我的確不知，我去半山芭好幾天。」

「怪不得幾天不聞你的賣鴨粥聲。」肥佬四說。

「高佬三欠我三十塊現錢！」

阿鳳明白鴨粥九的來意，於是說：「我怎樣理得他的事，他死後一個銅鑊都沒有剩下，我是「鹹魚籬」，我有我的路；他真無陰功還叫我欠下肥佬四的元寶腊燭的錢，我現在捧別人的飯碗，與我何干。」

「你又同……」

「烟屎八。」

「喂！托你回去對他說，我現下非常的手緊，叫他今晚還多少錢給我。」

「我那理得你們男人的事。」

(三)

阿鳳給鴨粥九纏了一回，她怒氣忿忿，拐拐那跣黑的腳很有勁的又踵來「惹蘭馬地」（死街）來，一路喃喃的咒詛。「甚麼人都說欠他的錢，要高佬活起來，一定拉他們來對一對賬的。」

到了死街的街頭左角的當兒，就碰着牛媽。牛媽是年經很會鬧嘴的一個，在死街也算她首屈一指的善刁舌的母夜叉，可是她敵不住橫巷的阿川。

阿鳳原本不願去碰她，因耳上所戴着的菩提銀耳環是借她的，故想避開他往，但馬上給她的利眼瞧着，不得不勉強笑一站。

「好嗎？」

「好，你現在好過從前啦嗎？」牛媽反問。

「嘻！不見得怎麼好。」阿鳳一面答一面想溜到街尾去。

「啞！喂！跑那麼快做甚？」

「嘻嘻！去咖啡店找阿大。」

「這樣就可以跑掉嗎？喂！你幾時才願脫高佬的孝服？」

「啞啞，「三七」。」

「「三七」！想借荊州嗎？」

「啞啞；不是，「三七」。」

「唔，多麼有情義，難捨難離高佬……」

「啞啞，跨過牀頭……」

「飽死啦！跨過牀頭也是丈夫，難爲你說得出來。你也曉得真情真義，阿川不知要說怎樣的情義來了，牌坊也築得起……哈哈……喂！千祈不要把我的耳環帶上「二叔公」的櫃頭去的。」

「啞啞！怎樣上得「當」。「三七」，一定送還你……」阿鳳捱了牛媽的譏諷，只

怨自己的命那麼的蹇。一對塊餘錢的耳環也沒有，自己又不是個貪婪的人，不過高佬死的時候，把伴身二十多年最不值錢的金耳環押去；它雖是被押不知百十多次，而做葬費却是第一次。至於賭博的趕注，就數不清多少次了。但是今次恐怕難以贖回來，再伴有餘的餘年。

阿鳳想到這裏，嘆了一聲；同時埋怨自己：「甚叫你往年手頭那麼濶綽，有錢時不會留省下一元八角來做沒有錢時的後盾。現在銅鐻化盡時，才覺錢的可貴。將來的日子決心要湊起幾個鐻來買對耳環戴，就是不買也要有兩個鐻來防不測的禍患……」她不覺拐到亞大的咖啡店的隔鄰了。

(四)

阿大的咖啡店差不多是死街的盡頭，往年阿大靠着養女阿菊，惹來了不少漢子，生意也算旺盛；可是去年阿菊跟了一個茶客上岸，生意立即就冷淡不堪。阿大幾乎要把「大記」的招牌除下來，好在得前時一個舊嫖客再結姻緣，才在「大記」的招牌上加上「客寓」兩個細字——如是，若有走埠的老妓，她盡力招徠替她們介紹，微中求利。故此

「大記」的招牌雖經一場風波也依然無恙地高掛死街的盡頭。她是阿鳳同班的阿姐，大概是姓陳，故埠上的漢子都叫她：「陳大。」

阿大見了阿鳳拐來，就搖手打個暗號，叫她入店。

「有條好路。」

「甚麼好路？」阿鳳問。

「一個工頭。」

「甚麼公司的工頭？」

「樹轆廠的工頭。」

「那一個？」

「陳阿火。」

「我以爲那一個？原來是陳阿火！」

「你認識他麼？」

「識！」

「沒有路了，沒有路了。」

「陳阿火想娶人？」阿鳳問。

「是。」阿大答。

「我有個人想介紹他，但你對他說，我要他先給紅包，然後帶他去「相睇」的。」

「那是易事，不會像死鬼高佬那無「腰骨」的。阿鳳，那一個？」

「我不說出來，你想想吧？」

「那一個？哦！我知道了。」

「阿大，你不要倒我「塔米」呀！」

「唔！唔！」

「……………」

「阿鳳！甚麼總不聞你提及舊日的繁華呢？」

「甚麼要提呢？」

「喂！你知嗎？聽說丁啞花做了頭家娘。」

「人有人的事。與我何干呢？」

「我記起你在冲涼房同她打開過一場。」

「不只一場。」

「真的嗎？」

「你們識阿花頭家娘麼？」坐在門邊凳上那個女人問。

「甚麼不識的，她是我們的姊妹。」阿大得意的答。

「你記得她在K埠那一間寨做「老舉」呢？」

「瓊花樓。二婆，你怎樣識她呢？」

「阿大，你忘記了，二婆是阿花的姑媽。」阿鳳等閒的說。

「是，是，我幾乎忘記了。」阿大說來很有趣：「阿花現在怎樣呀？」

「阿花做了「家婆」。頭家死了兩三年了。」二婆開始把阿花的家事說出來。

「她有「仔」麼？」阿鳳突然問道。

「荷包的，她買了三個，兩個女！要有娶的，嫁有嫁的，內外孫也有十多個……」

二婆說話的當兒，阿大靜耳來聽，比聽唱「玉葵寶扇」的南音還覺有味。她讚阿花的好命，而阿鳳的心神早飄去付度陳阿火娶人那條路，可否賺得到錢的。

「……要熱得熱，要風得風，要水得水……但可惜年來癱了……」二婆很惋惜的

說。

「癱了，這樣的福氣，我一世癱也願啦！」阿大極羨慕的說：「阿鳳，你萬想不到丁啞花，她會有今日……」

「我也想不到我有今日……」阿鳳憂鬱起來道。

「說甚麼，往日死過「高寶」。你看阿花，她的家頭如果不是福建人那有今日的福氣。廣府人那有本心的……」阿大演說的演，說得又响又亮，以爲這樣把阿花頭家來陪親自己，來增加她現在的身價。

阿鳳多年不願提起已往的事，現在給阿大無意的挑逗；於是她一生極光榮的日子湧現她的腦裏。溝邊那條癩狗都有它往日的光榮，何況拐腳的阿鳳呢？

(五)

阿鳳憶起已往的光榮：——

「鳳姑，今年又是你頭標占了。」一個呂廟主事極奉承的說。

「吉鳳樓銀嬌捐多少呀？」

『未捐，聽說二百左右。』

『她二百，我二百五，她二百五，我三百，一定要多過她！』

『這樣不失大名鼎鼎身價千金的「阿姑」。』呂祖廟那班主事，誰都稱贊她的身價。紗燈輝煌，彩額成行，五光十色，行人如蝟來遊觀孟蘭勝會的慶典；問柳尋音的客，這正是揮金如糞的時機，在嫖星界博一個潤綽的功名，及一個風流的美號。……

『坐在關帝左手的是阿鳳嗎？』一個遊客問。

『不是，她那有那麼早「坐燈」。』

黃昏將過，瓊花樓的門前，遊人極之擁擠，遊觀者都是望着簷下懸着那些羅縐的橫着彩標。

『你看那五色縐紗彩門是那一個的？』

『你不知吧？鳳姑的頭標的彩門。』

『那個是……』

『這個！』

『不是！這個三等「老舉」阿花。』

『你想飽眼福嗎？那個手瓜戴上尺多長的金鈺，就是阿鳳。』

阿鳳穿着洗澡的「紗籠」坐在門邊靜耳打聽外面的男子談論她的身價。

『頭家的「阿官」給她害到吞烟膏……』

『看呀！穿「紗籠」的那個。』一個穿燈籠底的遊客眼快瞧着阿鳳，跳起來叫道。於是人聲喧湧起來。

『是呀！不錯！金鈺成尺！……』

阿鳳托着黑黃的腮，坐在「大記」門邊那張「馬拉」長椅，正在回溯着二十年前的光榮日子。阿大瞧她默默的想，於是嘻哈譏笑幾句；阿鳳站起來拐跑橫街去。

(六)

『阿川，你要鯽魚嗎？』

阿川拿起來說：『多少錢呀？』

阿鳳於是把六尾鯽魚賣給阿川一角錢，就轉到「北塞」買些菜造晚飯。

「阿鳳。」菜欄的老六叫住她：「你欠的番薯藤的錢，幾時還給我？」

「再十天左右，才還給你。——老六現在過得去嗎？」

「我嘛？無論幾時都不錯……」老六很平和地說。

「你嫁烟屎八的禮金呢？想賭輸完了。」老六的老婆帶怒的問。

「六嬸，你知道那條路是棺材九的老婆做線的，十五塊錢的禮金，她老扣去高佬三的棺材銀，那有錢來償還欠人家的債呢？」

「阿鳳，不要緊，有就還……」老六很平和地說。

(七)

紅日傍山，柔颺拂得山彎的棕樹「沙沙」的震動，拖長的樹影橫過山路。晚霞開始渲染了西方乏味的天空。山彎的小路起了小調的歌聲，說它淒涼不是淒涼，說它快樂又不是快樂，像菜園的鴉頭的晚唱；但沒有晚歌的優遊窈窕，它，它是像雨後的葉叢的水聲，又像黑夜大風後的烏啼。

它的歌道：——

『捱到正月正，奴奴心如冰，春光呀！繁華呀！奴心苦痛悲，奴心苦痛悲。』

『捱到三月三，奴奴淚如杉，思想呀！前程呀！奴年二十三，今年四十三。』

當那小調隨着柔颺舞在靜穆穆黃昏的嫩紅的天空，一隻長拐的腳影由山彎伸出來，在山路的樹影裏浮動着。小調依然飄舞的奏。

『捱到九月九，奴淚怎停流，衰神呀！你要走……時辰呀！跳出鬼門關……』

『喂！阿鳳！你又來唱「十月懷胎」。』男子的聲音由山彎的一間新草寮喊出來。

『噯唷！呀！噯唷！噯唷！』那小調的歌浪又依然和紅霞把乏味的天空刺繡得一幅有聲有色美麗的畫片。

一九二七，七，十八。

## 泥河哀籟

(一)

流落泥河口的呷埠多月矣。到了歲暮除夕的前三日，然後感覺着新春綿綿的柔意掠過門前，它已久矣輕拂垂在屋角黯淡無光的蜘蛛絲——只是我的心緒給每天的風雨弄得掃興，整個心兒蒙上了悶氣，遂連時光的轉移也不大覺得了。

最惹煩惱的是：無刻不像三更靜巷的餓犬冷噤的印度洋的海風和二簧榔鼓般的雨聲，猶其是那刮過泥河畔的椰葉的山籟。有時它和海風碰頭相拍擊，於是在灰色的灼爍着雨光和淋漓淌滑着涕泗的愁空；悲哀得像秋末孤鴻的長唳，像殘更婆婦苦嚎，又有如幽穆的盈夜在墟場聆着高樹上的鶴的噫氣。這麼，有時十二分的難以忍受，於是不知不覺淅淅的淚下。

呷埠的人說：『每年的歲晚必定這樣的沉悶，這就是繼續百有餘日的「封港」期呀！』

『大紅桔哪！』叫聲把甜蜜的睡意攪醒，使我想起再過三天一年的時光就要過去了。所靠着糊口的衣服店又在這天停工，期候來歲的佳運。我總是這樣的頹唐，比之店後面那土油錫罐種着的玫瑰，那給風雨損傷了粉紅色的花朵還衰頹得狠些呵！

雖在朝早不雨，可是泥河口的哀籟，羌笛般的低鳴，連陽光都顯得有點黯然的樣子；何況我——浮浪的草兒呢？

於是勉強吞下幾口淡飯，塞滿枯腸。飯後，不爽心地踏出還滴着昨夜剩餘雨粒兒的啞嗒草簷，徐徐的步過洗得乾淨無塵的石子路。早見家家戶戶，都準備起來歡近新正的鑾駕，紅紙揮春開始迎風飛展；不覺到了碼頭。

緩緩的棕色的河水，雖灌注多量的天恩，仍脫不離安祥不思動的懶性，從不撥起大的浪流，可是瞭遠海角的海洋風的威猛，還潛着不可知的激暴起擲濤的可怕的破壞力。萬分的落寞，我走下了一個熟識的土人嘉森的電船，坐近摩托旁。

『什麼客這般少呢？』我問。

『常常這般客少的，不過下港時客會多些的。』嘉森道：『師父，甚麼你這樣空閒呢？』

「明天是新年。」我答：「我想跟電船上港一遊，可以嗎？」

得着嘉森的答應，我坐候了十多分鐘，然後才有三個土人下船，接着來了一個面熟的老婦人，手提着用玉扣紙裹着和貼着一張紅紙的臘腸和兩對臭狐味很濃的腊鴨，坐在船頭的條板上。嘉森於是不再候客，正在要開行時，恰巧來了一個少婦，雙手緊緊抱着一個裹着厚毛巾的孩子。

電船離了碼頭，衝着棕色的河水前進，片時，泥河的哀籟雖給旋轉機「木毒」的聲和黃銅的船車輾撥浪花凌亂的聲，再加上船頭喊叫，也難抹殺它那「嗚嗚」的聲音，清徹地奏着。又似乎由兩畔叢生的玉塊般柔綠參差的啞塔葉，輕攏慢撚的高吟朗嘆出來的。我的聽覺正沉澱在這哀籟中，可是聯鎖船舵的棉心繩，忽然斷了。於是乎船身不得不退出河心，避到啞塔的河畔來，暫停航一下了。

那時的心神不得不驅使我的眼睛去注視斜坐船尾抱着小孩子的少婦。她的身旁放着一大包的藥材，孩子的面孔藏在毛巾裏；及至集中些視力來觀察她的容貌，覺她那無神

氣的深窪的眼睛也早有幾分注意我了。

「唔！」我心裏就付度她起來。她很像，很像……那一個呢？她十二分像五年前那個徐姑娘……不錯！她是五年前的……徐姑娘！

她萎黃的癯面用着不畏縮的視線定睛盯着我，她從前的靈敏，活潑而伶俐可愛的目光，現在總找不着半點的痕跡；她的懊喪，遲鈍和頹廢，却使我感慨橫生啊！她怎樣會重創到這樣的田地呢？她何嘗不是個受過新教育的女子，並且實踐過自由的戀愛；她的丈夫又何嘗不是個教員，並且是個合潮流的男子……或者生育的原故，把從前炙燴人口的美麗天鵝般的姑娘，變得早衰了！想必是逃不出所謂「神罰」，——要拿生育的痛苦來折磨女人的一生——我一邊暗忖一邊細仔看清楚些。

「你是V君？」她問。

「是。」我答：「你是徐麗麗姑娘麼？」

嘉林已把船舵的棉心繩修理妥當了。電船繼續航行。

「你們現在好嗎？」我問。

她打量我一下，然後答我：「我們很好，你認識他麼？」

「甚麼？我不認識他呢？牛先生常和你來探我的姐姐呢。」

「他！」她驟然哈哈的失笑道：「他——不久會和你相見，他！」她說完了，又哈哈的笑了。

當她失了常態哈哈的笑着，我於是心裏明白了她的重創的所在，不是「神罰」而是夫妻間的失和。這類的事情在今日的新家庭常發生的。再注視她，遂察出她實在害了神經病呀！我就再不向她注意了。

「V君！我確實見過你，我確實認識你。不錯，你的姐姐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名字呢？——不要告訴我啦，我記起來了。那晚，我和他，他！」她依然仍笑哈哈的對我說：「他！他！那晚！不錯！我和他，V君，你或者會記着……雖沒有像許多情書所描寫的情景，到底就有幾分相像的。沒有月亮，只有熠熠的繁星，我們在玉蘭樹下……」

我的情敵璧霜，你知道那一個嗎？就是滿面薄麻子那個璧霜，撲上巴黎玫瑰霜的璧霜，很有錢那個璧霜……我記錯了，她是香姐，一個女教員，我的同事，你姐姐的女友。

「V君！你的姐姐叫做甚麼名字呢？告訴我吧！」

她所吐出的話，半是瘋話，精神十分錯亂，但是還一點安靜的態度，不致於顛狂。

我很想不要回話，可是她逼迫的追問，不得不應：「我的姐姐叫做美姑。」

「是！不錯，美姑！現在我記起來，甚麼事情跑上腦來。」她緊緊抱着毛巾裏的孩子，說出半瘋不甚响亮的話：「那晚，香姐特意修飾很漂亮；但我早偵探她的衣服是甚麼的絲綢，甚麼的花草，甚麼的顏色。我——V君，你記起麼？我穿的衣服的艷美，豈不勝過她麼？藕蓮色枝枝的竹，有意味麼？太樸素，喪家那樣。——我穿的是粉紅色絲綢，巧繡着雙雙的彩蝶，豈不勝過她呢？我站在薔薇花叢裏，不錯，我無論怎樣放在何種的苦汁裏，都不會忘記那晚我站在薔薇的花叢裏，那個吻的滋味。不錯！V君！他實在在很熱情地對我說：『可愛的麗麗，親愛的麗麗，我不會忘記你在薔薇花林上給我那個吻，因你像一隻夜間的彩蝶的女王。……我的確那晚是一隻夜間彩蝶的女王。——一棵的竹，膚淺得很，香姐那戰勝得我，她鬥不上我。——他——呸！呸！我不要再講

講起，講起好嗎？V君，你會替我記起——記起——唉！記起也有些用處的——唉！』她溢泛傻情的眼睛，不由自主湧出些淚來，而在懷裏的孩子依然靜靜的睡在毛巾裏。

她這麼的瘋狂的言語和舉止，使我怎樣難過。對面的搭客和嘉森用詫異的眼光注視我，至於坐在船頭那個老婦也逞古怪的面色看着我，我的視線不知怎樣來收藏，祇有望着船的柚木板去。

『V君！我告訴你，我生了兩個孩子，都是男性，我極不願生男，因我很恨男子——V君！你知道呷埠有甚麼好醫生呢？孩子們常常生病。「巴列地古士」那裏吃雨水的，沒有醫生，連藥材也沒有。孩子的病，我十分討厭，他們是冤孽，牽累我，男子總是牽累我的——V君！你回家嗎？』

『不久回去。』

『回去，可以應承我一件事嗎？』

『甚麼事呢？』

『回去，見了我的家人，說我死了，見了我的母親說我死了，見甚麼人，連你姐姐也要說我死了。倘若他們問你……呀！你姐姐叫做甚麼名字呢？』

「美姑，不錯！我記起來了，那晚她對我們說：『現在的愛情是楊花水性，無論是男是女都是一樣，千祈不要空想……』」男子的愛情說來做甚？記來做甚？唉！V君！你見你的姐姐時，不妨對她說我應驗她的話。若是她問我們好嗎？你要說好，還要說我生了兩個孩子……」

她正繼續說話，毛巾裏着的孩子『呱呱』啼叫，遂把她半瘋話截斷了。她雖然對厭孩子，但仍母愛般擁抱和親暱他，叫他不要『哭』。

眼望見了「巴列地古士」的阜頭，她還像小鳥的啁啾對我說：「他每次必定來碼頭來接我的，他很愛我，他甚麼人都愛，至於孩子們他更加慈愛。就是阿方也很疼愛，他不是阿方的爸爸……」她又回復先前的瘋語：「V君！現在我比那晚美麗得甚樣呢？——V君！在薔薇花叢上給情人一吻，就是一生吃盡苦頭也願意，我怨恨男子，我倘若做個專制女王，定將他們全部屠殺！——見了他我就——我要咬死他……」

「V君，甚麼人問你：『麗麗姑娘呢？』」你回答他們說：「我死了！」就是你的姐姐也不要告訴她：「我仍生存在人世，說我死就罷了……」

電船泊好碼頭，她離開坐位最後對我說：『V君！碼頭鑲着滿口金牙那個就是他，阿章的爸爸。』她懷裏的孩子再起哭聲：『啞啞。』她於是彎低着頭吻着說：『阿章不要哭，爸爸在碼頭呀……』

由電船內瞧見她在阜頭和一個携着會行走的孩子面貌極和靄的男子說了些話。那男子用手揭開裹着孩子的厚毛巾，笑口嗤嗤的吻。在嘴唇內透出牙齒的金光，他不是牛畢明先生，是另外一個不認識的三十來歲的漢子呢。

(三)

『先生你認識徐先生麼？』船頭那老婦行來坐在我的身旁問我。

『熟識的，從前的朋友。』

『王先生熟識麼？』

『那個王先生呢？』

『就是徐先生方才說那個璧霜。』

『不認識那個璧霜。』

「她是呷埠坤正學校的女先生，本埠的人都叫她做「沙先生」那個呢？」

「不認識她呢？」

「唉！這個女子沒有品行的，專拆散人家的夫妻的。老身知道她巧手賣弄風情來騙辦學的頭家的錢，不知多少個了。牛先生可算是在呷埠最後的一個上她的勾搭手段，可憐心直腹直的徐先生給她瞞過。」

「伯姆，事情怎樣會這樣糟呢？」

「大概四年前徐先生和她的丈夫牛先生來這裏做先生，初到時就和我同住，因嫌學校的房間不方便，由此我就認識那性直不明世務的她。牛先生是外省人，很少和我說話，而間中在他和別人談話裏，我就深印着他是個頂滑頭和沒有斤兩的男子。」

「他們是文明人，事情自然依着文明的規矩來做，和我們的舊人物大大的不同的，這是我最初的忖度的。她很殷勤服侍他，至於牛先生又怎樣的回報，我就無心去打聽。」

「很快過了半年，徐先生就有了孕，到底是嬌生養慣的人，於是細病毛生，就不能早晚和他並肩携手往來學校。可是這樣就惹起莫大的風波來。」

「先生，老身不知道是不是在文明人裏，因為老婆有孕就要分妻呢？」

「很少這樣荒唐的文明人。」我答。

「如果文明人不一定這樣，那麼牛先生沒了天良了！那個薄痘皮「沙先生」，往常很少來打馬將的，現在很勤密的來了。而且每每在三更半夜她要牛先生送她回學校。這樁舉動，十分麻煩我的，因徐先生自有了孕就僱傭我替她做些家務，故此開閉門戶的責任從前歸我負責的；那個男子又每每非弄到四更後，然後回來。不知在外面和璧霜有甚麼事的傾談，於是弄到我非到五更後，然後得到安靜的心緒來睡。可是我的耳朵從沒有聽過徐先生說出半句猜疑的話，也從沒表露過絲毫的妒忌呢。

「在老身來講，萬不能任甚麼的女人勾搭我的丈夫的，也不容忍男子「暗渡陳倉」鬼頭鬼腦的行爲引誘別個女人。但她甚至視若無事，還很喜歡招呼她的仇人吃飯和打馬將——沒後我才明白這樣，醋海生波不是文明人應有的社交的態度，應該寬懷大量的。——冤枉極了。那牛先生厭惡徐先生的心情，日漸顯露，像癡瘋出面那樣。從此恩愛付落東流了——有甚麼方法來處置呢？一個臨盆的女子，而丈夫竟一日去如烟雲，囊裏的錢也掃盡，和別一個女人遠走高飛去快活……」

「哦！……」

「先生，那個「沙先生」的嗜好是相貌堂堂的男子，她騙來的錢，蓄積埋很多；這是人家說的。牛先生亦因此起心垂涎。男子無論古今多是這樣隨便無情，他們又可以隨便摘取女人像園丁摘取花朵那樣的。不過老身以爲文明人是講合心合意合眼的，然後嫁娶，不應該跟不文明的古老人那樣的。這是我，老身所批評的，不知合不合呀？」

「是！不錯的」我答。

「自然的，徐先生哭到死，喊到死，這也沒奈何的。房租於是欠下，好在二房東是樓下鑲牙店的漢生叔。他是忠厚不過的人，還未過中年，老婆早死了。他是她打馬將的朋友，見了這樣的悲慘，於是跑上來安慰她，我也盡力看護她。」

「孩子下了盆，悲痛的母親的產後熱病發燒得利害，幾乎掉了生命。幸虧漢生叔出錢療理，遂把病魔打退。但她從前的溫和的性情完全變了，有了些傻氣。——再後漢生叔和她結爲夫婦——去年又生一個孩子，熱病再發，從此後性情更壞了；有時說出許多的瘋話，有時却很醒定，好人一樣……」

「漢生叔對她又怎樣呢？」我問。

「漢生叔，他是誠實的人，不必說很愛惜她，時時在朋友面前誇讚她曾做過「先

生」，並且說他們是在書報社裏自由結婚的……他不信鬼神的，後經過我多方的勸告和解釋，他才允許我去求神拜佛和請「降頭」來醫治她；可是始終無起色……漢生是個好男人，於是他爲着她的病不得不放棄生意不錯的那間鑲牙店，由呷埠搬來「巴力地古士」……

(四)

電船到了老伯姆居住的「巴力」，落船的客甚衆，人聲極之嘈雜，鷄鴨鵝的啼叫刮耳難堪。回到呷埠時，所謂「泥河的哀籟」已被抹殺，不能如起程時的聆聽的有趣了。入夜，風雨復作，覆在「咕呢」氈裏，不覺憶起日間所見所聞關於徐麗麗姑娘的遭遇，不由湧出多年回憶的碎片來。

「這位是今天對你說過方由F省回來的徐麗麗姑娘，他是V君。」Y君介紹的當兒，我早注視着她的飽滿的罩着粉紅蘭花的縐紡的胸脯，胸前飄着那條招待員的襟章。很油滑光彩的鬢髮，芳郁着桂花油的薰香；短短的散開來的褶裙緣；一雙精繡彩蝶，在

衫頭飛翔。因籌欸的劇場來賓擠擁些，我們只有寒暄幾句，就各幹自己的任務去。這在她的背後的辮子，扎着一球粉紅輕絲帶作蝴蝶的形像，嬌步娉婷，雖沒有像垂柳在晚風前也像蜿龍般椰榦在泥河畔給印度洋的風搖擺那樣……

「浪兒太小了，我覺得沒精打彩呀！」麗麗姑娘穿着沒袖紅底紫邊的游泳衣半身站在水裏，用高的嗓音對美姑說。

「你想浪兒像對面孤島那樣麼？」美姑問。

「是！我很想浪兒比孤島還高呢？我全身的肢體給它擁抱呢？」她得意得很地說。「嘻嘻！你又來了，話頭總是浸入愛情的美釀裏的。」梅仙諷刺的說。

「我不願浪兒那樣洶湧的舞蹈，像一個淫婦那樣，我願意……」在水面冒出頭兒的我說。

「你這個混帳，追不着戀人，就用說話來攻擊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女性。」徐姑娘嬌嗔地說，撥起水花向我這邊濺來。

「你願意甚麼？」梅仙向着我問。

「你不要問他甚麼？我知道了。他願意你……」早上她姐姐認識的男同事牛畢明

「甚麼事情，這麼的唐突呀？大姑！」

「……………不知道麼？你們姐弟是她的朋友！」

「……………」我答不出話來。

「……………」

「這是她一生的幸福，應當由她自己選擇，她匹配那一個都是大姑的女婿。牛畢明先生倒也不錯的，一個在中國學校畢業生。」姐姐說。

「雖是不错，他不該拐帶她逃走，她應該對我先講一聲。我早允許她甚都可以自由，我又未爲她義定婚事，就算議定，我不能強迫她改變主意，結婚是一生的幸福，不要草草的完事。那個甚麼牛畢明，我由校長裏聽來關於他，那拆白的手段怎樣的高強——別人的言語也不盡信，但校長的說話我不得不相信——麗麗這樣的行爲，我不能饒恕的！倘若我專制，她可以這樣反對我……………甚麼都給她自由……………怎樣……………萬事也要向我一說，說個明白……………甚麼都自由……………這樣……………」

×

×

×

×

簸着豆兒般的天空，泥河的哀籟「嗚嗚」的响着。我心中底思量徐麗麗的下場，更

覺得泥河的哀籟更悲楚得心慟。「咕哩」氈上不知何時鑲着兩粒淚珠……

浮浪草記之一。

一九二七，十，二十八。





## 轉朝

五月初五，端午節那朝，A校的高級學生的耳鼓播着一樁非常不安寧的事情。沒到正午的時候，大約就在教員先生們怎樣的苦心搜羅幾本關於屈原的古今著作，以便當作粽子給他們吃。（至於「離騷經」裏的詞句，早一天已經準備妥當，在開會的時節，讓那位國文教員萬先生朗誦）。這一段不過三十分鐘的倏忽，那樁非常不安寧的事情，馬上給他們配上一個巧妙的名，叫做「轉朝」。

到了正午的時候，這個「轉朝」的名立刻變成一種煽動的空氣，連低級的學生的耳朵也充滿着關於這個「轉朝」的流言。

於是乎A校的廁所，圖書館，課室和會食堂等角落都站着八九個一羣的學生，言三語四的議論那樁「轉朝」的事情；甚至有些高聲雄辯起來，但到底不敢放肆，恐怕有教員的間諜在內。

三句鐘的「鏗！鏗！鏗！」聲，由遠處的鐘樓播揚來了。而「轉朝」的風聲也緊張起來了。現在連那些六，七歲年齡的小學生，也知道學校馬上會發生一樁不平凡的事情。

「這樣我倒萬分的歡喜，我可以在家裏玩玩，不必再給老師們監禁我了。」

「不讀書我也歡喜。喂！你知道嗎？不讀書，沒有錢呢？你看老師們常常不喜歡吃學校的午餐，叫「後生」阿才出外買東西吃的。買東西吃的錢我想必定是他們讀書得來呢。」

「是呀！媽媽常常這樣說的。」

「我們不讀書，沒有錢。要讀好書，我們將來可以做先生。」

「喂！甚麼「大個」的叫我們明天不要來校讀書呢？」

「這是他們想和老師們作對。」

「你又怎樣呢？」

「我現在也不知怎樣呢。明天不讀書，沒有錢！」

「昌邦，倘若你的媽媽明天不給你錢，到我家裏來，我給東西你吃。」

「阿海，這樣，不要哄我的。」

「喂！怎樣去瞞媽媽呢？」

「有了，晚上我到你家裏，對你媽媽說：『明天陳大總理生日，學校要放假恭賀哩。』」

兩個小學生在廁所的尿坑邊的會話，驟然給一陣不斷的咳嗽嚇得靜下去了。

第六堂的上堂的鈴聲剛剛沉寂，而珠算教員還未上課的時候，中級學生的班裏已有一張臨時的傳單，要給他們一個特殊的問題解決。就算這張傳單不懸在他們的眼前，那個「轉朝」的問題在他們心裏早已像燒開水的舶來煲水壺的蓋子「砰砰」的奏着。

「砰砰」在他們心裏所奏着的調子是：爲甚麼整個的校董不下三百多人，爲何只給兩三個人把持，把學校當着私人的物產呢？爲甚麼飽學的教員們，那麼混蛋「巴來結去」？弄到他們讀書求學的心緒好似狂風裏的游絲？

教員們的任務是教導他們，不是去討好董事們和專去討好兩三個有權有勢的校董來保持他們的飯碗的。他們究竟是爲着飯碗來做教員，抑是抱着犧牲的精神來教導我們？

結果是這樣，當然整個校董部麻木所致的……。諸如此類的問題，自然而然充實他們的腦了。

放學的鐘响了，中級學生依據那張傳單的指示，派出三位代表去運動場那邊街口，那間咖啡店列席高級生會議討論這個「轉朝」的問題。

「……………」

「……………」

「……………」我們已經解決各種關於「轉朝」問題，結果我一致要求陳大總理不要「轉朝」。倘若他硬要來「轉」，我們第二個方法就不讀書，至於第三個方法我們各人不說心裏也雪亮了……………」

如許的議案是他們在咖啡店所得的結果。可是不等散會，那陳大總理的耳膜已刺着他們三種的方法了。他立刻打發那個通知他消息的A校的未來的校長——現在A校的教習字的教員——命令他嚴厲地和小心地查辦這個風潮的主動人。至於「轉朝」這東西，究竟誰製造的空氣，也要追究清楚。

陳大總理一個脾氣極燥的大腹賈，但究竟有過蟬聯十餘任總理的經驗，而且是個御賜有四屏丹漆金字高腳牌的局紳，多少也變成一個細心的人。當教習字的教員去後，他就馬上號令他的親信往A校，叫他暗中安排兩名偵探來見他；一個就是校役阿才，一個是A校的庶務員陳少仁。

天黑了，校役阿才方把工作做完，到了他踏進總理的住宅時，陳大已去了俱樂部玩心鬥牌去。小鬼阿才不得不從速跑到俱樂部去。可是他剛剛放步踏入那俱樂部的大門，陳大總理就在樓上擁着一個歌姬而下，阿才急想退回；但他的影子給陳大總理看見，他就大聲喝下來，是帶酒意喝下來：『你個小鬼！甚麼你不和少仁來？』

『工作未做完，不能動身。』

『下次，無論甚麼的工作也要放下，倘若我使人叫你們來！』

『哦！老爺。』

在阿才呼陳大總理「老爺」的當兒，那個拖着陳大的手兒的歌姬，嗤一聲，『哈哈』笑起來。弄到阿才面也紅了。

『你個小鬼，在這裏等一會兒，我就要回來的……』

A校的催眠鐘響了。小鬼阿才剛剛跑回，他偵探的本領是在中級生的宿舍的寢室的後門，用耳朵竊來些隻言片語，然後在自己的板牀裏，把那些得來的情報編成整幕或多幕的是非劇。

現在他不得不密些步兒趕上寢室的後門，把耳朵貼上門罅來竊聽將睡的中級學生關於「轉朝」有甚破綻可以偵探出來的。

「喂！這個「轉朝」的名詞，是從那裏製造出來的？」

「我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那個知道？」

「我的確不知道從那裏製造出來的？」

「做代表也不知道，當然是騙鬼的話！你怕他麼？」

「爲甚麼我要怕他呢？」

「當然你不要怕他，他要買你怕的。你有個阿叔做董事，那還要怕他革你出校，這

麼我們要縮埋做蝸牛了。」

「那里的話。我確實不知道高級的同學從那裏得來的。」

「轉朝」！「轉朝」！意思我明白了！「轉朝」——哦，哦！我記起來了。「轉朝」是怎樣的口吻製造出來的，哈！哈！我明白了。我知道了！」

「喂！你記起甚麼來的？」

「你記得前禮拜三的習字堂嗎？」

「哦！不錯！那個想做未來的校長的教員，整日都批評過去和現在的校長們的短處。他開口就叫前任的校長的時代做唐朝，現在是漢朝，……」

「不錯了！他滿嘴都是甚麼朝長，甚麼朝短，萬分的討厭的……」

現在你們知道了「轉朝」從那裏製造出來啦。」

「知道了，知道了。」

一九二九，二，十五

## 絕路

陸凱，他的三年國文教員的關約滿期的時候，本來還希望從新給校董們再僱用的；可是他所依附的那個校長——他的同窗——雖然老早在暑假前逗不起大部份校董的歡心，但還未失總理的疼愛，因心腹的劉女士——一個女教員——和總理的家庭有往來的。可恨到了畢業禮，鞠躬完那星期，總理忽然在妓院急症嗚呼哀哉結果了。校長唏噓呻嘆了幾口，在第二個星期，連學生歡送會也不開，貓貓虎虎地跟幾位他一手提拔的教員，吃了個餞行的全餐，就宣言往法國留學去。

這樣樹倒猢猻散底悲劇的收場，陸凱不得不另外尋隻飯碗。

飯碗的市情已比往年零落不堪，因土產沒有價，處處的學校都呈出經費不足和裁員減薪的顏色。至於最大的禍患，還在供過於求呢。這樣的市情萬分的冷淡沒趣了。

惡運的交錯，他現在變了個失業遊民，一個高等失業的遊民已有半載的光陰了。

陸凱是南方人，他有着南方土著儲蓄的習慣來爲未雨之需，（善講經濟的人應當有的條件）。故在有職業的時候，做了份三十塊錢二年才滿的銀會。這樣，雖然打破飯碗，他也有銀會標得來的錢，大約有六百多塊錢在皮箱裏了。

本來，有了這筆錢，生活暫時不成問題的。不過陸凱是個針針見血的人，怎麼過沒有入路的日子呢？始初這些無用的日子拂過，他沒有甚的打緊，可是日子流去的回響倒像石子拋下靜恬的池子那樣。到了他算算他的錢的時候——大概每兩月算賬一次的——於是他全身就像螻蛄爬過那樣的癢悶的。

——上月總結是存五百七十六元三角二占，沒有錯。唉！現在又減至五百五十一元一角半了！——苦啊！失業的苦痛啊！

於是他的眼睛就無論在屋內和在空曠裏，都是望上天去的。他的嘴跟着像迷信上帝的教徒，得到聖靈的啓示，亂叫出人們不懂的嚶語來。

『黑暗啊！萬分黑暗的教育界啊！』

『惡毒啊！萬分惡毒的社會啊！』

有兩次他立心草草地寫了些教育論文的稿子投去報館，雖然編輯的人們不是盲目的，也認識他的思想的超脫，把稿子刊登。可是，在教育界的操權者，竟沒有人去領會他的論文。結果半點反應也沒有。

「現在是個盲目籠鐘的世界啊！」他這樣的狂喊。

再有一次，他風聞某某學校聘請國文教員，曉得教「子曰」的。於是馬上去找那校的校董們的親戚來相識和巴結。在他已往的經驗，洞悉一切那些公立學校的內容，而最隱健的法子，要得一個鐵桶那樣不能搖動的位置，不是通過正常的辦法和作文章可以的。是要向校董們的皇親國戚來些「之乎者也」，然後才可踏上課堂。在茶檔裏結識那校的財政的妻舅林阿茂。

「先生的思想不錯，很新鮮很開通。」他奉承林阿茂說。

「陸先生，那麼高尚的人格都肯和我們來低流合污，真值得兄弟欽敬……」

「到民間去！……到民間去……」

「先生從前扒過錢麼？」

「鄙人從未做過官。」

「先生那樣文章通達，不去扒錢做官，可見得先生的人格更加高尚了。」

「……林先生，你，你的貴親的名譽在社會上也很有响的……」

「是！他是A A書室的創辦人，B B會館的副總理，某某學校的財政大臣……」

「甚麼？你今年不擔任那學校的庶務呢？」

「庶務！那個混賬總理的混蛋兄弟做了！」

「這樣！」

「是！那混賬總理說：「他每年捐助常費二千元，他應當安置他的兄弟來管理學校的進支和學生的學費。」」

「你的貴親沒有權力麼？」

「權，他是有的，大概他們喜歡這樣拉來拉去。現在那校長是他一手提携的，而且

薪金是他從優招呼的。」

陸凱於是乎請求阿茂做他的薦盤，阿茂一口應承，盡力爲他設想。但他不願直接去找他的貴親，只做個間接的運動員。他又告訴陸凱：「他的貴親無論如何都喜歡替人家活動的，倘若有些白蘭池酒到他的喉嚨，就萬事皆吉了。」

「陸先生，你想得敏捷的佳音，最方便的法子，就在日間中午的時候來兄弟那裏，同往茶樓商量呢。」

「好，明天我一定拜候你的，請呀！」

陸凱聽了阿茂的話，他的肚子像吃了草那樣，整個的肉體似注射了川蓮的。

「白蘭池，沒有蘋果相伴，那成件禮物呢？白蘭池算是假冒的也要兩塊多錢一瓶——蘋果算是酸的也要四個銅板。」

他想了一夜，到了正午就去拜訪阿茂，他的答覆就是已經爲他疏通了他的貴親，後天晚上在他的貴親的府上候他來拜訪。

陸凱倒是個伶俐漢，在第一次的拜訪那財政，他空手而去。第二次也是空手，第三

次也是空手；但到了第四次，那財神就這樣對他說：『位置不是沒有，不過總理暗中作梗，我已經費了許多唇舌，喉嚨也乾了。我想你還有一線的希望，明晚可來，一定有好消息。』

陸凱會了意。在第五次的拜訪，他費了十塊錢左右買了白蘭地和蘋果來孝敬那位財神。可是當那菩薩的後生接轉那份禮物回身來說：『頭家過了埠，下禮拜回來。』汗點密佈着額角的陸凱，像隻給人家打落水的狗兒，喪氣地跑上街來。

『萬分的酸辣的人間啊！萬分的酸辣的人間啊！』

月前他又給一個舊同事招呼到一個很小的埠來候位置。住了個把月都沒有訊息，他於是又跑回來。這回他算沒有大的損失，他的食宿費都是由那個同事的學校支消，所損失不過幾杯咖啡的運動費和出入火車，汽車費而已。

第七個月又臨頭了。他給失業恐怖的鞭笞，像奴隸給地主的鞭撻，整個的精神變了

驚弓的鳥。從前他喜歡在失意的時候怒罵詛咒這個社會，但現在已相反起來了。

——他們的言論是誇大的——有錢的人應該要尊重的，當然要說句頂好的話來奉承他們的——他們的無顧忌的反抗，因為天天都有飯吃。沒了飯吃，他們就知道心靈怎樣的損傷了——有錢的人雖然有時給我們難忍受的臉色，這不過是嚴父對待兒女那樣常慣的心情，無礙他們現在享有的社會。所以他們露出惡毒的手段，不外乎是鍛煉我們的心志來接受他們的財產——

『我要讚美和待奉有錢的人呵！因我的將來要沒有錢的人來孝敬呀！』

近日他仍在失業的恐怖中掙扎。他的心靈的激動和寒慄比狂飈中的遊絲還沒有把持了。在一個朝早，他接着一封從法國來的信，於是開展來看，信是這樣的：——

「陸凱同學兄鑒：

時代的需要和我們要謀出路的原故，我就傾心來研究工團主義的哲學，所

以我現時是左派了……。

……你應該瞧瞧現代政治的舞台的角色，豈不是除了戴上留學生的銜頭的人，就沒有別種的人麼？

……老早，你也知道我想去日本的士官學校去，但它的學年似乎不合算，太長，不能捷足登上政治的舞台。留法是唯一的捷徑，猶之乎以工讀爲……。

矮子王海，我們常鄙視蠢笨的王海，他在法國不過三個月，現今竟然於N市的市政廳的交通部裏當一位科員，聽說就要升任做科長……。

喂！不要太守株待兔，要向要人們的腳下謀個出路……雖然費了很多的船費等等；但，一旦機會一至，那時收獲的結果十倍，百倍，千倍也未可定的……。

……不要駭怕，找不回本錢的。這裏對於這種的出路，有相當的包辦，這又不是大逆不道的，不會解回祖國斬首的……。

……我們的勢力已經佈滿全國的政界；學界也在我們的掌握中……。

沒有外國的銜頭在現在的社會是找不着一個保險的夾萬……  
來逛一個月也好……」

老同學劉春鞠躬

陸凱現在的腦筋給他從前所依附的校長寄來的信，刺激他的精神興奮起來，於是叫喊道：

「我想往法國去，我想謀個流芳百世的名，我想準備踏上政治的舞台！」  
「古語說得好：「窮則變，變則通！」……」

一九二九，八，十四

## 後記

這本小冊子所收集的八個短篇小說，都是三十七年前的拙作，它們曾刊載於本世紀初的二十年代本地報章新國民日報和叻報的新文藝副刊「荒島」裏。

這些糟粕的舊陳皮，倘若不是由於新加坡大學圖書館的華文部對於本地歷年所有的報章好好而有系統與嚴密的珍藏，貯管；早就難逃時空的蹂躪、人爲的摧殘和蠹魚吃掉的命運。

經過差不多四十年的滄海桑田的漫長歲月，尤其是經過第二次大戰，日軍的南侵，加上我多年在生活陣線上的掙扎，職業漂泊無定，早把自己的少作遺忘得一干二淨。至於那時附在報章出版的五十多期「荒島」也隻字無存。倘若不是現在那些馬華新文學的文史家的苦心，在那些舊報章堆從事發掘，然後有條理地把它們整理出來，我決不會從長期的冬眠驚甦起來，重溫已往的舊夢。

至於我居然這麼的大胆，拿這些舊葉皮擺設在馬華現在的出版界裏，佔一個小小的攤位；不外乎是：（一）被本地有名的作家苗秀先生大力的鼓勵，（二）爲着紀念自己年青時代的勞力。

我之所以在青年的時候，能夠以一個本地那時的舊學制，華文高小畢業生的資格來參與當時如火如荼的所謂「馬華新文學的擴展時期」的「盛況」，（請參閱馬華新文學史稿）是給「荒島」的主編黃振彝，一個剛剛由上海南歸的國民大學畢業生鼓勵，才敢搖起筆來吶喊，創作短篇小說。當然啦，在我未動筆寫作之前，我也曾披閱過不少「五四」後中國的新文學小說和小說雜誌，尤其最嗜好的是北歐和弱小民族的翻譯小說。

在短促的三年間，除了收在這個集子裏的八個短篇，大概我在那個三年間，寫了不下二十多篇短篇小說，十多篇的雜文，多首的白話詩歌和數篇的故事新編，總共有二十五萬字。

關於寫作那些文章的時空，大部份是利用「長泰下街」（註一）的一間洋服店裏的縫衣工作的「板牀」（註二）當作寫字桌和在店東沒有配給衣料工作的時間寫成的。那時我在那洋服店是一個自由工作的「件工」，不受店東約束的。

提到那篇「阿鳳的歪史」裏，那個老妓「阿鳳」回憶她已往在花街柳巷裏的「孟蘭勝會」中，她怎樣的「架勢」那段文字，是描寫本世紀初在殖民地統治下的公娼制度裏那條在南洋州府各埠最出名的「喃吧街」（註三）——長泰街——靠着娼寮吃飯的人們，他們每年一度在「中元」佳節期內舉行慶祝，趁着普渡衆生的拜鬼節加插一個節目，來一個競「賽三層樓頭房阿姑」（註四）奪取錦標的把戲。

這熱烘烘，燈火如晝，萬人鬨巷，車水馬龍的場面，這個萬分胡鬧的人肉市場的趣劇，它活生生的景象，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裏；到了我執筆創作的時候，就很自然地那些現實畫面素描出來了。

關於「悲其遇」的故事裏那個女主角，我坦白地說，在一九二五年間，的確碰着這樣一個可悲的身世的模特兒，若是親愛的讀者們有空的話，也不妨在黃昏無限好的時光，前來本邦「實龍岡律」（Serangoon Road）路旁的基督教的新教墳場那些土丘，可找着那方美麗可愛的白雲石刻着「悲其遇」的墓盾啦！

末了，爲甚麼緣故，我經那麼短短的時間寫作後，就擱筆起來，這個原因是：

（一）大概那時「荒島」的同人各自星散；（二）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荒島」

的同人給那些不滿意者，在報章上登一篇馬華文學史裏史無前例的啓事，加以政治性莫須有的罪名；（三）大概那時（一九二九年）我自己以爲跟不上時代的巨輪，亂闖不如學習。

現在聊冠以「悲其遇」作爲這本小冊子的書名，來做一個紀念。

我要多謝的：（一）新大圖書館華文部主任賀光中太太和 Microfilm Services 主任 Mrs. P. Lim 和她們的管理員的幫忙，方便我搜集這些舊陳皮；（二）Charles Ho 先生，一個剛剛由澳洲回來的 Architect 爲這本小冊子設計封面；（三）何宇石兄題寫封面那三個方塊字「悲其遇」。

註一：「長泰下街」的英文是「Hokien Street」。那裏的居民大部份不叫它做「福建街」，那英文的譯名。但有些人反叫它做「福建馬車街」，因它的街頭有個停馬車的車站，來區別他們叫「中國街」——China Street——做「福建街」的混亂。

註二：「板牀」是本邦的洋服店裏工場的旁邊所設的縫紉工作的板枱。日間工人們

利用它們在飯後和等候配給工作的時間，當作板牀來休歇，有時伸臥在它們的上面來談天說地，低吟幾節南音和高吭幾句二簧。晚上是給沒有家眷，沒有錢租咕哩間和連帆布睡牀都沒有的工人們來睡覺的。


註三：「喃吧街」是指那些由殖民時代統治的華民政務司御旨下，領得許可的執照來經營公娼的街巷。「喃吧」是英文「Number」，等於華文號碼。因所有允許的公娼的執照是按號碼編排的，就是說有No. 的街。

又：「長泰街」是因街中心有間長泰廟得名的，可是南洋的華族由始至終叫它「長泰街」。它的原名「盒巴福建街」——Upper Hokien Street——湮沒不叫。奇！

註四：「賽三層樓頭房阿姑」，先說「阿姑」是南洋的公私娼的妓女們給人家稱呼的專稱。「三層樓頭房阿姑」，是說那些高貴和行時居住三層樓朝着街那間房間的妓女。那時有童謠：「好辨頭，三層樓」，就是指那些住在三層樓頭房妓女而發的。說到「賽」，是拿金錢來做標準的比賽的「賽」。當然囉，她們那一個能爭最高標額，就可以奪取「三層樓頭房阿姑」，那條「No. 街」首席

妓女的聲價；又當然這樣首席的「搖錢樹」不是個「無鹽」，是個壓倒羣芳的「阿姑」。不然的話，誰不惜來擲錦爭纏頭呢？

——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



戰前馬華文學史料叢書

李汝琳主編

☆

悲 其 遇

張金燕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版

定價叻幣一元二角正



Published by  
THE YOUTH BOOK CO.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Printed at  
CHUNG LUEN PRINTING CO.  
232, Ma Tau Wei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定價 M. \$ 120